

北京大學所藏高郵王氏手稿的流布與現狀考實

張錦少*

一、前言

王念孫(1744–1832)一生以讀書為樂，以著述為常，在世刊刻的雖然只有《廣雅疏證》、《讀書雜誌》二種，數十年校書之中，卻留下了大量的長編稿草。王氏去世後，遺稿由子孫整理保存，至同光年間始陸續出售流散。包括王念孫遺稿在內的王氏數世手稿在1922年由羅振玉(1866–1940)購得，其後大部分轉售北京大學保存至今。手稿由發現到入藏迄今將近一個世紀，期間羅振玉、王國維(1877–1927)、馬裕藻(1878–1945)、陸宗達(1905–1988)、羅常培(1899–1958)等名家，在以手稿為中心的學術交流中往還書信，互通消息；協作整理，相傳薪火。手稿因而兼具探究王氏之學與民國學術史的雙重意義，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手稿深藏書庫，經眼的人不多，目前對於百年之間手稿流布的始末與原件的現狀，或沿襲舊說，或語焉不詳，甚至不符事實。

筆者自2010年起全面搜討存世王氏稿抄校本，北大所藏王氏手稿亦在其列。在研究手稿的過程中，筆者發現羅振玉與王國維從1922到1925年之間的十數通書信中，透露了大量手稿入藏北大前的重要信息。而數十冊手稿原件則為入藏後的整理過程，提供了實物證據。本文之撰，旨在通過考證相關書信與實物，對手稿入藏北大前後故實作學術史的考察，並對部分誤說加以辨正。同時根據筆者在北大所見原件配合書影，如實呈現手稿的現狀，作為今後全面研究這批手稿的張本。

* 張錦少，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

二、王氏手稿的定名

本文所指的「手稿」是手寫稿本的簡稱。稿本指著述的文稿，又稱為書稿，這一點可以與手札區分。手稿的寫者一般同時是其撰者，或者雖然不是撰者但對稿本做過修訂改寫，這一點可以與直接謄抄他人著述的抄本區分。嚴佐之根據寫稿時間的先後，將稿本分為初稿本、修改稿、定稿本。初稿本「即作者初次擬定的書稿」，修改稿「指經過作者本人或其親友學生修訂改寫過的稿本」，定稿本「即經修改後最終寫定的稿本」。¹北大所藏的王氏手稿主要是初稿和修改稿，而初稿之中有部分為散片草稿，嚴格上來說是王氏撰述前的長編資料。

本文研究的這批手稿，過去有幾個稱法。羅振玉購入手稿後，以「高郵王氏遺書」之名，排印出版部分手稿。王國維整理了當中王念孫的手稿，稱為「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²手稿入藏北大後，整理者又以「王念孫手稿」³、「高郵王石臞先生手稿」之名著錄。不過這些稱法都未能完全反映手稿的撰者與內容。刻入《高郵王氏遺書》的除了手稿，還包括王氏數世手札、序跋、行狀；手稿雖然以音韻訓詁為主要內容，但也有校釋羣籍的材料；王念孫固然是手稿的主要寫者和撰者，但手稿中也有王引之（1766–1834）以及王引之幼子王壽同（1805–1853）等的手迹。⁴準此，本文以「高郵王氏手稿」統稱目前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高郵王氏數世手寫稿本。在需要明確區分時，於手稿前加撰者姓名，例如「王念孫手稿」、「王引之手稿」、「王壽同手稿」等。

¹ 嚴佐之：《古籍版本學概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107–9。嚴氏尚分出「原稿本」一類，但又說「對後世一切傳抄、傳刻本來說，初稿、修改稿、定稿都是原稿本」，概念上有所重複，故本文不採用。

² 王國維在1923年7月出版的《國學季刊》第1卷第3號上發表〈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序錄〉一文（頁521–26）。

³ 趙曉慶近年屢以「王念孫手稿」指稱這批北大藏品。根據趙氏的說法，是由於「王壽同整理後將其署名為《王念孫手稿》」，所以「遵其原有署名」（詳趙曉慶：〈北大藏《王念孫手稿》流傳考述〉，《文史哲》2017年第3期，頁135）。但據筆者所見，所謂「原有署名」者實為北大圖書館整理者在收藏手稿的函匣上以白色顏料所書，分為三行，首行小字書「王念孫（清）撰」，次行大字書「王念孫手稿」，末行書某函若干冊。且王壽同在著述之中稱引祖父必以尊稱，整理手稿後竟逕署先祖名諱，實在於理不合。

⁴ 據〈子蘭府君行狀〉所記，王壽同生於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805年1月23日；卒於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即公元1853年1月12日。王恩錫、王恩炳：〈子蘭府君行狀〉，載王念孫等撰：《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收入王念孫等撰、羅振玉輯印：《高郵王氏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6，頁13a。

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並沒有購入羅振玉收藏的全部王氏手稿，小部分北大所藏的王氏手稿有其他來源，而北大也不是王氏手稿的唯一藏處。因此，從概念上來說，下文第四節所稱的「手稿」指羅振玉所藏的王氏手稿，第五節所稱的「手稿」指北大所藏的王氏手稿。但無論是羅振玉，抑或北大收藏的手稿，都源自高郵王家，故下文先考定存世王氏手稿的由來。

三、王壽同對存世王氏手稿的整理

王念孫在道光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1832年2月25日)去世，其部分手稿直到1922年由羅振玉購置印行後才為大眾所知，這九十年間遺稿的流散經過並無直接的文獻記錄。李宗焜整理了臺灣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十七冊王念孫、王引之手稿後，對二王手稿的刊布與流傳有以下扼要的描述：

王念孫卒於道光十二年，二年後王引之亦棄世。王氏父子未刊行的遺稿主要由王壽同整理。……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太平軍攻陷武昌，王壽同時以「湖北分巡漢黃德道」守武昌，城陷殉國。所收王安國(王念孫父)、王念孫、王引之三世遺文，遂「梓將成而版燬於兵」。後於咸豐七年雖有《王光祿遺文集》、《王文簡公遺集》梓行，然未刊稿亦漸有散出。⁵

李氏特別提到手稿中「偶有『同按』的夾籤，則是王引之的四子王壽同的批註」，又謂「書眉偶或有『已錄，恩炳記』的題記，恩炳為壽同第三子」，從而得出二王手稿「雖然主要是王念孫、王引之的手稿，但校讀、抄錄等，實際上包含了王家幾代人的心血」的結論。⁶

王念孫去世後，王引之負責保管、整理遺稿，並從中檢出二百六十餘條《讀書雜誌》以外的材料，因「恐其久而散失，無以遺後學」，於是刻為《讀書雜誌餘編》兩卷。⁷道光十四年(1834)王引之病逝於北京，長次二子遠宦在外，由季子壽同主力籌辦喪事。王壽同，字季如，號子蘭，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

⁵ 李宗焜：〈記史語所藏《高郵王氏父子手稿》〉，載李宗焜編撰：《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年)，頁5。

⁶ 同前注，頁4。

⁷ 〈讀書雜誌餘編目錄〉後有王引之在道光十二年四月撰寫的識語曰：「先子病沒，敬檢遺稿十種而外，猶有手訂二百六十餘條，恐其久而散失，無以遺後學，謹刻為《餘編》二卷，以附於全書之後。」王念孫：《讀書雜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讀書雜誌餘編目錄〉，頁1b。

士，官至湖北漢黃德道。王引之有子四人，⁸以壽同最能紹續家學，二王在世之時「每執卷問字以為樂」，「質疑辨難，精益求精」，故「尤得兩世歡」。壽同亦以「克勤家學」為己任，居喪三年，「手葺兩世遺文，歷寒暑而無間」。⁹據〈子蘭府君行狀〉所述，王壽同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三個，其一是手輯遺稿，並加付梓；¹⁰其二是尋繹遺稿，力求其解；¹¹其三是觸類旁通，補充遺稿。¹²在王引之去世到咸豐二年（1853）十二月武昌城陷前，約二十年間，二王手稿主要由王壽同蒐葺寫校。

傅斯年圖書館藏有一冊題名為「高郵王氏父子論音韻文稿」的清稿本，有朱墨筆批校及附簽。此冊雖以「王氏父子」題名，實則收錄的是王念孫所著九篇與古韻研究相關的文稿、信札，包括〈古詩隨處有韻〉、〈答江晉三書〉、〈與江晉三書〉、〈簽江晉三古韻總論四條〉、〈與丁大令若士書〉（圖一）、〈簽記宋小城《諧聲補逸》十四條〉、〈古韻廿一部〉、〈矜從令聲〉、〈地從也聲〉等，又有三十三則討論「明」、「應」、「調」、「騰」、「臨」、「禽」、「淡」、「陰」、「中」、「功」、「通」、「刑」、「今」、「躬」、「心」、「道」、「反」、「聖」、「廣」、「取」、「後」、「茂」、「咎」、「好」、「告」、「母」、「子」、「士」、「廟」、「程」三十字古韻歸部的札記。此外，文稿中有〈書朱弁《詩經韻考》後（己酉）〉一篇（圖二），節錄王氏批校《詩經韻考》的案語。¹³

⁸ 王引之長子壽昌（1792–1845），次子彥和（1794–1855），三子壽朋（1795–1823），四子壽同。

⁹ 王恩錫、王恩炳：〈子蘭府君行狀〉，頁2b、12b、2b、13a、3b。

¹⁰ 王恩錫、王恩炳〈子蘭府君行狀〉曰：「曾王父〔王念孫〕有《廣雅疏證補遺》一冊，未訂之作也，府君謹集成之。」又曰：「手輯三世遺文，梓將成。」（頁12b–13a）

¹¹ 王恩錫、王恩炳〈子蘭府君行狀〉曰：「侍曾王父時，質疑辨難，精益求精。至重闡棄養，手澤所存片言隻字，必繹而通之，計數百條。」又曰：「《釋大》一書，府君〔王壽同〕力求其解而為說，以示後學。」（頁12b）

¹² 王恩錫、王恩炳〈子蘭府君行狀〉曰：「自著《釋采》、《經義證考》〔當為《經義攷證》〕、《述聞拾遺》、《雜志拾遺》、《守城日記》、《古韻蠡測》、《觀其自養齋雜記》諸書。」（頁13a）

¹³ 〈書朱弁《詩經韻考》後（己酉）〉一篇僅見於文稿，為王念孫友人某君所寫，前有題記曰：「乾隆戊申〔1788〕冬，章上舍杼思貽選，於京師琉璃廠書肆，購得是書，歸永清示余。余於聲韻之學，如叩槃、如捫燭，茫然其未有知也。質之吾友高郵王懷祖侍御，侍御為別白其是非，蓋亦朱氏之諍友矣。朱之生平無所證，其自序謂作於乾隆甲申〔1764〕。甲申余在京師，不聞其姓名。又自署曰『西吳』，亦南〔下轉頁85〕

從筆迹來看，此冊當係倩人謄抄的清稿，但有不少王壽同批校的痕迹，例如〈簽記宋小城《諧聲補逸》十四條〉首葉有紙簽一張曰：「宋先生於先王父所簽誤處而有證者，則載明先王父說。」案語中「先王父」是王壽同對王念孫的尊稱。又古韻歸部札記最後一則「程」字條，字迹與其他札記不同，當為王壽同補抄或補作的材料，且有案語曰：「同按：《廣雅》：『袂，程也。』通作『秩』，又作『𦉳』。《說文》：『程，品也。』又曰：『𦉳，爵之次第也。』」（圖三）根據〈子蘭府君行狀〉所記，王壽同遇難前曾「手輯三世遺文」，可惜「梓將成而黃郡失守，版燬於兵」。¹⁴這個清稿本，就是王壽同生前所輯先世遺文的其中一小部分。此冊文稿入藏傅斯年圖書館前，曾為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收藏；1936年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曾借抄文稿，又將抄本謄寫油印數部。抄本現藏京都大學圖書館（圖四），油印本目前尚有一部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一部藏於京都大學圖書館。

至於北京大學所藏王氏手稿之中王壽同整理的痕迹更是比比皆是。手稿裏有上下兩冊的《諧聲譜》，按王氏古韻二十一部分置《說文解字》卷一二百多個諧聲字。上冊第一部第一頁有夾簽一張（圖五），說明「隴」字置於主諧聲字「東」之下並加上四點的原因是「『隴』从『童』省聲，『童』从『重』聲，『重』从『東』聲」。換言之，《諧聲譜》裏的點數代表諧聲字與主諧聲字之間的層級關係，點數越小，關係越密切。下冊第一部第一頁也有夾簽兩張（圖六），¹⁵其中一張夾簽寫有「壽同案」三字：

壽同案：「束」字，「帝」加一點，「禘」加二點。按《說文》「帝」從「束」聲，故加一點；「禘」從「帝」聲，故加二點。此孳乳浸多之義也。謹記於此，以後照此例徧攷之。

另外一張夾簽解釋主諧聲字「厂」下「『禡』字从『虺』聲，『祗』从『氏』聲，故亦二點」的因由。

〔上接頁84〕

產也。其書未經刊刻，何以流入於北？其學雖不為精奧，要非沉溺於講章八股墨卷中，沒齒而無聞者也。乃就 之言，詳加考閱，結撰成篇以存之。」準此，《詩經韻考》原由章學誠長子章貽選（字杼思，文稿「杼」誤作「抒」）所購，後由某君轉介王念孫。此篇為某君節錄王念孫批校意見，並以「懷祖之言曰」標明，當中亦有某君批語，因此作者並非王念孫，文稿當據某君寄王念孫副本謄抄。

¹⁴ 王恩錫、王恩炳：〈子蘭府君行狀〉，頁12b-13a。

¹⁵ 夾簽原本被誤置在其他手稿之中，今據其內容檢入置此。

此外，手稿中有一冊沒有題名的稿本（圖七），王國維稱之為《雅詁雜纂》。¹⁶ 首頁有夾簽曰：「按此乃聲轉同義之字，訓詁本於聲音，於此可見。祖父分寫有見字、精照，則亦按字母而分也。又按《釋大》即此義也。」（圖八）比類而觀，以上這些夾簽都是王壽同校讀王念孫手稿後的筆記，而夾簽的發現也間接證明王壽同對手稿的保存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

北大圖書館放置手稿的函匣中，有一函共七冊自署為《觀其自養齋燼餘錄》的稿本（圖九）。稿本前四冊與後三冊的字迹不同而內容互有重複，稿本中凡稱引王念孫的著作，皆冠以「先王父」、「王父」、「先大父」、「先祖」等尊稱，例如第五冊「楊雄之楊不從手」條謂「先王父《漢隸拾遺》中有之」、「釋大」條稱「《釋大》七卷，先祖手著未刻」（圖十）、第七冊「推馬」條稱「先大父《讀書雜誌》」云云，可以確定其撰者即為王壽同。稿本第一冊抄附了一篇宗稷辰（1792–1862）在咸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57年1月22日）撰寫的序文，記述王壽同兒子王恩錫（？–1873）在父親遇難之後，「搜求藏笥中平生著述殘藁」，並請陳奐（1786–1863）為之序次的經過。據〈子蘭府君行狀〉所記，王壽同「自著《釋采》、《經義證考》¹⁷、《述聞拾遺》、《雜誌拾遺》、《守城日錄》、《古韻蠡測》、《觀其自養齋雜記》諸書，皆未付梓」，劫後「稿多散佚，僅存十之一二」，¹⁸ 故以「燼餘錄」題名，謂收錄劫後所餘。稿本第一冊總目「公牘」下有雙行夾注曰：「《守城日記》自咸豐二年十一月初六日起至十二月初三日稿全失。」（圖十一）王壽同在十二月初四日（1853年1月12日）遇難，則此夾注當為王恩錫謄錄遺稿時的追記，可見稿本第五至第七冊為王壽同「僅存十之一二」的手稿，而第一至第四冊是王恩錫據亡父手稿謄錄並加以修改的稿本。值得一提的是，稿本裏部分條目是王壽同抄錄自王引之的遺稿，由於沒有註明撰者，王恩錫後來在謄錄時就一併寫入稿本之中。這七冊王壽同、王恩錫的手稿連同王念孫手稿一併入藏北大，反映了王氏手稿在王壽同殉難後的初期仍然由王壽同子孫繼續保管。

¹⁶ 王國維曰：「《雅詁雜纂》，一冊。雜纂雅詁中同母同義之字而疏釋之，以字母分類。存見母四十一條，匣母一條，精母一條。」見王國維：〈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序錄〉，頁523。

¹⁷ 《觀其自養齋燼餘錄》總目「釋經」下曰：「又採近世諸家訓詁，以家學折中，參以己說，作《經義攷證》。」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稿本叢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冊，頁273。可見〈行狀〉中「經義證考」當作「經義攷證」。

¹⁸ 王恩錫、王恩炳：〈子蘭府君行狀〉，頁13a。

手稿在1922年由羅振玉從北京江氏手中購得，那麼手稿肯定是在此前由王氏後人散出。根據劉盼遂（1896–1966）在1934年輯校二王文集時所記，除北京江氏所藏手稿，散出的二王遺稿遺文還見藏於江蘇鹽城孫氏、江蘇江陰繆氏、浙江蕭山朱氏、河南杞縣侯氏、廣東新會陳氏、廣東東莞倫氏、遼寧海城于氏等。¹⁹筆者近年收集到的十多種王氏古籍批校本中，有一種現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山海經》校本。校本原為盛昱（1850–1900）所藏，費念慈（1855–1905）在光緒十七年（1891）曾向盛氏借讀校臨。²⁰可見校本最晚在光緒年間已由王氏後人出售。此外，江蘇淮安藏書家黃海長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從書賈手中購得《廣雅疏證》校補本，書中有大量王念孫手書夾簽。黃氏在跋文中交代校補本的來源：

此《廣雅疏證》殆刻成後覆加勘定之本，朱墨燦列，凡所刪補無慮四百餘條，皆精詳確當。……八、九兩卷獨無一字，則是待校而不及校者。統觀諸條，的係先生親自脩定之藁。嗣是曾否有補完，曾否再刻，或祇此本，或尚有傳錄之本，無從徵考，不能臆測。阮文達刊入《學海堂經解》，揚州淮南書局光緒重鋟，悉據原疏本，似都未見此冊，無論世間有無第二本，而此冊信可寶貴已。獨不識何以流傳在外，入清河汪氏所藏，有「汪氏珍藏」、「桃花潭水」二印。汪葵田先生名汲，春園先生名椿，祖孫咸精經學，有著述，雖不若高郵王氏父子之盛，亦學人也。書賈獲自汪裔，索價頗昂。²¹

汪汲生卒年不詳，但所著《事物原會》卷首有嘉慶元年（1796）自序，又有嘉慶二年（1797）陳師濂（1745–1822）的序，序中稱汪氏「博學邃古，至老益篤」，²²《廣雅疏證》在嘉慶元年初成書，²³嘉慶初年梓行。²⁴汪椿（1760–1825）卒於道光

¹⁹ 詳見劉盼遂輯校《王石臞文集補編》、《王伯申文集補編》，收入劉盼遂輯校：《段王學五種》（北平：來薰閣書店，1936年），第3冊。

²⁰ 校本封面有費念慈校記曰：「光緒十七年二月既望，從伯義〔盛昱〕前輩段讀，用明吳琯本校臨一過。」

²¹ 黃海長：〈《廣雅疏證補正》跋〉，載王念孫撰、張靖偉等校點：《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冊，頁1882–83。

²² 汪汲：《事物原會》，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嘉慶元年（1796）古愚山房原刊本，第1冊，陳師濂序，頁3b。

²³ 虞萬里對《廣雅疏證》撰作起訖時間有精審的考證，今據虞氏〈王念孫《廣雅疏證》撰作因緣與旨要〉，《史林》2015年第5期，頁34–36。

²⁴ 據虞萬里考證，《廣雅疏證》在「嘉慶三年三月以後至四年四月前刊成」。見虞萬里：〈王念孫《廣雅疏證》撰作因緣與旨要〉，頁35。

五年(1825)，當時王引之仍然在世，則此校補本肯定是在汪汲祖孫歿後才由汪氏後人購藏的。校補本原缺八、九兩卷的夾籤，並非黃氏所謂「待校而未及校」。²⁵校補本在數年後由黃氏後人轉售羅振玉，而羅振玉在1922年從江氏購入的王氏手稿之中，竟然發現「中有《疏證》初印本，已佚數冊，而卷八、九獨存，中夾墨籤，適足補曩本之闕」，²⁶可見這兩卷的夾籤就連同王氏手稿藏在北京江氏之手。根據這些細節推論，《廣雅疏證》校補本與《山海經》校本最早在咸豐七年王壽同去世後陸續由王氏後人出售，且在光緒年間已有流傳、轉售的情況，因此包括手稿在內的王氏家藏大約在同光年間才陸續散出。

四、王國維對羅振玉所藏王氏手稿的整理

關於羅振玉從北京江氏購置手稿的經過，目前通行的說法大抵以羅氏在1925年編印《高郵王氏遺書》時所寫的一段不足三百字的識語為據，學界鮮有深究購置前後羅氏對二王遺稿的關注以及期間王國維所起的關鍵作用。筆者從現存羅、王二氏往還書信之中，發現大量與二王相關的記述，足資考論手稿入藏北京大學以前的實況。茲以時序為經，以羅、王二氏往還書信為緯，並參照其論著序跋，考證從羅振玉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首次看到王念孫手迹到1927年王國維去世，近三十年間，二人合作研究王氏之學故實，並從中梳理手稿在入藏北大前的歷史脈絡。

1928年9月也就是王國維去世後一年多，羅振玉憶述自己第一次看到王念孫手迹的經過：

光緒戊戌〔二十四年〕春，在滬江，揚州書估夏炳泉挾書求售，中有《廣雅疏證》。書中夾墨籤甚多，間有朱書，偶見「念孫案」字，夏估疑是石臞手筆，索價至奢。²⁷

羅氏當年三十二歲，所見即上文提到的《廣雅疏證》校補本。由於羅氏此前「未見石臞先生書迹」，²⁸加上八、九兩卷的夾籤已佚，最終沒有成交。翌年黃海長才經書賈購入校補本，並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將墨籤寫出一卷刊印二十部，數年後校補本又經黃氏後人之手歸羅振玉所有。

²⁵ 《廣雅疏證》校點本整理者謂「此本後歸清河汪汲，復經揚州書賈夏炳泉手至淮安黃海長所」，此說或可商榷。見王念孫：《廣雅疏證》，第4冊，頁1881。

²⁶ 羅振玉：〈《廣雅疏證補正》跋〉，載王念孫：《廣雅疏證》，第4冊，頁1886。

²⁷ 同前注，頁1885。

²⁸ 同前注。

羅氏在憶述之中，特別提到另外兩件事，其一是記述自己從江氏購得的「王氏手稿及雜書一笥」，²⁹ 其中有《疏證》初印本數冊，而八、九兩卷夾有墨籤，正好補足二十多年前所見校補本之闕，故羅氏喻為「南北千餘里，後先廿餘年，終為延津之合」。³⁰ 其二是提到自己跟王國維對校補本手迹誰屬的看法不一。1917年1月中旬，王國維應羅振玉邀請到京都，³¹ 期間羅振玉以校補本見示。王國維經眼後，認為校補本「書眉行間朱墨燦然，間有出伯申尚書手者，不盡先生筆也」。³² 羅振玉雖然最終也認同校補本有王引之的手迹，但認為「朱書為文簡所清寫」，即王引之只負責謄清墨籤上的王念孫校語，「校正各條皆出自石臞先生」，³³ 看法與王國維不同。不過這種意見上的分歧並未影響二人其後在高郵王氏之學上的合作，羅振玉更曾致書請王國維郵寄所錄的校補本以排印。³⁴ 二人從1917年至1925年這長達八年在高郵王氏之學上的合作關係中，有兩件事情最值得注意，其一是輯印《昭代經師手簡》，其二是整理王氏手稿。

1918年1月27日，王國維致書羅振玉，提到在上海哈同公園的古物陳列會上，「有高郵王丹銘者，乃文簡公之曾孫，已易道士裝，攜來乾嘉諸老致懷祖先生父子書札共五六十通」，又「言文簡公有遺文四卷已刻版，已不全云云」。³⁵ 身在京都的羅振玉得知此事後，2月3日即有復書曰：

王文簡後人竟於哈園邂逅，此事奇快，千祈公與商，文簡公文集雖不全，亦請代印百廿部，今日不可不為流傳也。並請問渠處若尚有舊本可據補者，弟願為之刊補。此事即彼自為之，俟刻成，弟出資可耳。愈速愈妙。諸家書札，若哈園不印或遲緩，乞公與王君一商，抄一本，弟付刊可也。乞迅與商為荷。³⁶

²⁹ 羅振玉：〈《廣雅疏證補正》跋〉，頁1886。

³⁰ 同前注。

³¹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北：蘭臺出版社，2013年增訂版），頁186。

³² 王國維：〈《廣雅疏證補正》跋〉，頁1885。

³³ 同前注，頁1886。

³⁴ 1924年7月30日，羅振玉致書曰：「尊錄石臞先生補訂《廣雅疏證》，不知即弟藏本上所錄印入《雪堂叢刻》者否？若非是，祈郵寄排印。」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繼祖審訂，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頁631。

³⁵ 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5卷，頁382-83。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未收錄此信。

³⁶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339。校注者將此書年份誤植為1917年，今據前後書函日期及信中內容改正。

羅氏在字裏行間流露出對保存二王故物的關切，亟欲將之刊刻流傳之情，更是躍然紙上。此後數月，二人先後至少在二十七通書信中提及王引之曾孫王丹銘之事，當中透露的主要信息有：王丹銘為王壽同之後，³⁷ 曾為清末太守。王家已無二王著作書版，惟王引之遺集以及王安國、王念孫、王引之等行狀各房尚有數部。³⁸ 至於清儒致二王書札幾經波折，³⁹ 最終由羅振玉在1918年7月起在日本分兩次付印，第一次印諸家致王念孫札，第二次印致王引之札，合共百部。⁴⁰ 從二人往還書信中可以印證王國維在《昭代經師手簡》輯印過程中，出謀獻策，充當溝通橋梁之餘，還負責寄取原札。而羅振玉亦意外從王丹銘手中獲得王氏數世的行狀，後來刻入《高郵王氏遺書》之中。羅、王這次合作，為數年後二人整理王氏手稿奠定基礎。

³⁷ 1918年3月14日，王國維致書曰：「今日高郵王君又過訪，出其姑《貞孝事略》，索公及永題詠。始知文簡之子名壽同者，官湖北漢黃德道，於咸豐間殉粵匪之難，賜諡忠介。貞孝即忠介之女。賢者子孫，宜其如此，然名臣碩學忠孝出於一家，亦近世所罕觀也。」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355。王丹銘之姑即王壽同長女王淑儀（1829–1888），《貞孝事略》後附刻《高郵王氏遺書·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中。

³⁸ 1918年3月5日前後，王國維致書曰：「此君本係太守，現作道士裝，道號丹明，或已於白雲觀受箓亦未可知。詢其家中書版，則云無存，惟文簡小集及文肅以下三世行狀則各房尚有數部，可著人至家取之。」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353。

³⁹ 1918年3月21日，王國維致書曰：「乾嘉諸老尺牘，詢之景叔〔鄒安，1864–1940，與王國維在哈園內的倉聖明智大學共事〕，哈園大抵不印，日內可以決議，如此王太守亦可有辭索回矣。」3月31日再致書則曰：「王氏所藏乾嘉諸賢手札，哈園已決定付印。」其後王丹銘又曾一度失去聯絡，6月14日羅振玉致書問及王丹銘是否已回上海，6月26日王國維復書曰：「王太守竟無消息，其諸家手札尚存哈園，竟未去取，可見其人未到滬也。」9月28日致書仍謂「王太守尚無消息」。直到12月初，王國維才在信中再次提到王丹銘欲刻《道藏》之事云云。以上諸函，見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357–58、362、377、384、418、426。

⁴⁰ 1918年7月12日，羅振玉致書曰：「此項擬分二次印之，第一次印諸家致石臞先生札（甲乙共八十紙矣），第二次乃印致文簡札。現致石臞先生札已付印矣。」8月7日再致書曰：「此稿以諸家致石臞先生者為一編，已印成大半，又致文簡者為一編，尚未付印，大約下月末或八月上旬〔即公曆8月底或9月上旬〕可印竣也。」11月27日致書曰：「《昭代經師手簡》二冊，此次印百部，計印照等費計日幣五百廿餘元，約合中幣三百廿元左右。」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390–91、402、425。

羅振玉在《高郵王氏遺書》識語中述及購置手稿的經過只有寥寥數語：「壬戌秋，金息侯少府（梁）始為介紹於藏文簡父子手稿之江君，購得叢稿一箱。」⁴¹金息侯即金梁（1878–1962），滿州正白旗人，光緒三十年（1904）進士，後任清史館校刻總閱，與羅、王二人稔熟。壬戌年（1922）立秋在公曆8月8日，立冬在11月8日，購置之事當在此間發生。其間羅、王往來書信之中共有三通提及金梁的行踪：10月9日王國維致書曰：「息侯南來，曾晤及。……渠月底〔農曆八月底〕當北歸也。」10月23日羅振玉致書曰：「昨遣小兒入都，有事晤息侯。」此時金梁已由上海返京。10月29日羅振玉致書曰：「息侯來，言在滬與公相見。」⁴²羅振玉是否因為手稿之事而派遣兒子入都會晤金梁不得而知，但數日後金梁即赴津到訪。而11月30日羅氏致王國維書中已經明確提到「王氏韻書稿當親携滬」。⁴³那麼，購置之事最有可能是10月下旬至11月8日立冬以前，故識語稱在「壬戌秋」。⁴⁴

羅振玉在12月2日因沈曾植（1850–1922）易名之典一事入京，12月8日返津後再致書王國維曰：

弟近得王文簡公三代遺稿（惜已不全，價則千金矣，亦稱貸而應之），欲編葺王氏四世遺文（連文肅），其諸稿中言音均者，高可尺許，異日當請公為之理董，想為公所亟欲快睹者也。⁴⁵

配合上文提到羅振玉在1928年憶述從江氏購得「王氏手稿及雜書一笥」，知羅氏所得，手稿以外，尚有遺文、雜書，而手稿之中又以言音韻的稿本居多。羅氏購置手稿的其中一個目的是「亟求茂堂先生墓誌」，⁴⁶但連日檢視後，不但沒有找到王念孫替段玉裁（1735–1815）撰寫的墓誌，就連遺文亦有限，故12月19日致書王國維曰：「連日檢文簡三世遺稿，其遺文乃有限，而言韻之稿本高至

⁴¹ 王念孫等撰、羅振玉輯印：《高郵王氏遺書》，目錄，頁1b。

⁴²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547–49。

⁴³ 同前注，頁552。

⁴⁴ 壬戌年立冬在農曆九月二十日，即1922年11月8日，而金梁於10月29日左右到訪羅振玉，則羅氏當在此時從金梁口中得知手稿之事，故識語稱在「壬戌秋」。

⁴⁵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552。此函原無日期，羅振玉在信中提到自己「廿由都返」，即在農曆十月二十日（公曆12月8日）返回天津，故校注者繫諸1922年12月10日前後。

⁴⁶ 王念孫等撰、羅振玉輯印：《高郵王氏遺書》，目錄，頁1b。

尺許(大半材料)。」又告之南下時「當携奉請覽」。⁴⁷ 羅振玉啟程南下的日期，信中並無交代，但王國維在1923年1月16日的復書中，仍然稱「俟公來滬再商」、「相見不遠，俱俟面罄」，⁴⁸ 則羅氏當在1月16日後始抵達上海。

羅振玉此次南行除憑弔沈曾植，還要把手稿携交王國維整理。2月2日即羅氏返津後不久王國維即有書曰：

高郵王氏訓詁、音韻諸書稿已粗理一過。《釋大》一書，乃纂輯有「大」義之字，以聲分類而通其義，每字母為一卷。所已成者，見、谿、羣、疑、影、喻、曉、匣八字母，他母字無有。雖未成之書，實曠代之絕作也。《古韻二十一部通表》，其書題名與每部前之表皆王梓材所為。梓材於韻學所造不深，其表可用、其簽條可存者不多，然惟此尚為完書。其《諧聲譜》則為《說文》作，所寫出者，僅《說文》十四卷之一耳。《詩經》、羣經訖兩漢《合韻》(即狹本所寫者。)似尚全，而分韻纂集訓詁之書及纂集聯緜字之書，亦不完之甚，蓋著手未久，後即棄置也。維意所可刻者，《釋大》及《二十一部表》二種，(尚有一種與《釋大》相似者，雖不全，亦可刊。)或及《合韻》餘書，僅可撰一摠敘錄，述其著書之大旨，附於全書之後。⁴⁹

由此可見，王國維收到手稿後隨即著手校理，大致把握了手稿的主要內容，即訓詁與音韻，並從中清理出《釋大》、《古音二十一部通表》二種，建議羅氏刊刻。

羅振玉返津後不久即致書再三請王國維對「王氏均學諸書，當一一檢讀」。此書下款原無日期，校注者繫諸「1923年1月初」。但書中有「在滬適館授餐，感謝匪可言喻」云云，則顯然係1月下旬返津以後所寫。羅振玉在信中又提到「今日得翰怡十四日由京來書，言二三日內南歸，或此刻仍滯京」。⁵⁰ 翰怡即劉承幹(1881-1963)，字貞一，號翰怡，又號求恕居士，近代著名藏書家及刻書家。據劉氏《求恕齋日記》，羅振玉12月2日入京後曾見面長談，⁵¹ 1923年1月

⁴⁷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553-54。

⁴⁸ 同前注，頁554-55。

⁴⁹ 此書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未收，今據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補(參見第15卷，頁539)。

⁵⁰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554。

⁵¹ 壬戌年十月十四日(1922年12月2日)日記：「訪羅叔蘊[羅振玉字叔蘊]未遇。」十五日(12月3日)日記：「訪叔蘊、息侯長談良久。」十八日(12月6日)日記：「姓。

13日劉氏曾到天津探訪羅氏。⁵² 1月23日劉氏由北京啟程南歸，⁵³ 1月27日途中卻因身體不適折返北京，⁵⁴ 因而在1月30日(農曆十二月十四日)致書羅振玉「言二三日內南歸」。⁵⁵ 可見羅振玉是在1923年2月初致書王國維，此時羅氏尚未知悉王氏校理手稿的情況。

2月15日歲次壬戌年除夕，王國維再致書羅振玉曰：

高郵王氏遺稿亦當俟開歲付寫。《釋大》外，尚有殘稿一，以字母排比《爾雅》訓詁，亦可印行。蓋懷祖先生意，尚欲作《釋始》、《釋君》諸篇，而此殘稿當為其最初之長篇也。⁵⁶

書中提到的殘稿即圖七的《雅詁雜纂》，稿本按聲母排比雅書中有「始」、「君」義之字，性質與《釋大》相類近，但只存見、匣、精三個聲母。王國維在此補充說明前書中所稱「尚有一種與《釋大》相似者，雖不全，亦可刊」的詳情。

羅振玉收到王國維的二通書信後，分別在2月15日前及3月5日復書。其中2月15日前復書曰：

所云《釋大》、《廿一部表》可刻，但須公代翰怡作一跋尾，並請就近告翰怡，而將此二書對勘，公能就近指授寫官，並為校正最妙。寫貨弟照奉也。石臞及伯申兩先生文，大約年內外編成，編成即付寫。石臞先生劾和坤折，乃意外得之。⁵⁷

〔上接頁92〕

午前羅叔蘊來長談。」見劉承幹：《求恕齋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第7冊，頁148、150、152。

⁵² 壬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923年1月13日)日記：「七時半抵天津東站，叔蘊躬自來迓，因坐馬車至法界秋山街叔蘊家。」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7冊，頁192。

⁵³ 壬戌年十二月初七(1月23日)日記：「二時四十分開車，五時半抵高碑店，隨即換車赴梁格莊。」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7冊，頁198-99。

⁵⁴ 壬戌年十二月十一日(1月27日)日記：「覺比日昨〔當為「昨日」〕舒服，因念距京遠隔二百餘里，邇僻諸多不便，決計乘二時十分車還京。」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7冊，頁201。

⁵⁵ 壬戌年十二月十四日(1月30日)日記：「姓，午後督奴輩收拾行李。……前託也詩作函亦已送到，蓋致升吉甫、張紹軒、黎潞庵、羅叔蘊、張念茲及柳純齋也。」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7冊，頁202。

⁵⁶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557。此段原標點作「《爾雅訓詁》亦可印行」，今按手稿中並無《爾雅訓詁》之目，王氏謂殘稿以字母排比《爾雅》訓詁，亦可印行。

⁵⁷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555。

又謂「約明歲當成《遺書》之大半也（遺著能刊成，亦大快事）」。⁵⁸據信中透露，王國維負責寫定手稿，同時羅振玉編校二王遺文。羅氏原本打算由劉承幹出資刊刻《遺書》，故有代劉氏「作一跋尾」之請。劉氏最終不願刻書，羅振玉才在1925年11月自己印行《高郵王氏遺書》。此通書信補充了羅氏識語中關於印行《遺書》的緣起。

至於3月5日復書曰：「高郵王氏均學諸書，聞已付胥移錄，至為忻慰。《釋大》以外尚有《釋君》、《釋始》諸篇，亦可釐定，尤為稱快。」⁵⁹此後一個月，羅振玉在至少三通書信中透露王國維整理手稿的進度：3月19日書謂「王氏韻書已寫定」，3月30日書謂「知王懷祖先生韻書已寫定」，4月5日書謂「王氏書目收到」。⁶⁰由此可見，王國維由始至終擔當著釐定手稿、寫定校正、編次目錄的工作。王氏稍後寫成〈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序錄〉一文，刊登在7月由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出版的《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上。根據〈序錄〉所記，經王國維校理的書稿計十六種八十冊以及散片若干。王念孫手稿的梗概，亦首次以公開的形式為世所知。

前揭1923年3月30日書中，羅振玉再一次提到刊刻《遺書》之事外，更首次透露打算出售手稿：

連得手教，知王懷祖先生韻書已寫定，忻佩無似。此書翰怡不願刻（其中不知何故，因前購此書，渠實勉強也），弟擬與商，書由渠購，版由弟刻，分任其事。請將寫本原書一同寄下，以便付寫。⁶¹

書中透露了幾個重要的信息，其一是羅氏1922年12月書中謂「稱貸」千金購置手稿一事，放貸人很可能就是劉承幹。其二是劉氏最終不願意刊刻手稿，因而羅氏有手稿轉售劉氏，書版由自己出資付梓的想法。售書之事最終不了了之，我們在劉氏《求恕齋日記》中也沒有發現任何與手稿有關的記錄，而留在王國維處的書稿，其後亦由王氏寄還羅振玉。

⁵⁸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此書原無日期，校注者繫諸1月中旬，但書中內容明顯回應2月2日王國維的來書，且有「明歲當成遺書之大半」云云，則此書當寫在壬戌歲末，即1923年2月15日前。

⁵⁹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557。

⁶⁰ 同前注，頁559、560、561。

⁶¹ 同前注，頁560。

同年5月25日，王國維奉清遜帝命啟程北上入直南書房，28日到津，31日入都，⁶²此後定居北京。王國維過留天津期間由羅振玉接待，二人見面自然談及手稿的整理情況。⁶³但此後一年多，二人書信中有關手稿整理的消息明顯減少，且以羅氏致書為主。8月17日書中，羅氏報告自己整理遺文的情況：

幸京友送高郵王氏四世文集至，乃以一夕之力取校弟之錄本，則互有異同，即當遣胥補錄篋中所無，成一定本。刊本乃秦郵所刻，陳碩父〔指陳奐〕所訂，刊於咸豐中，蓋在子蘭先生殉難後，此版應存其家中，不知何以無傳本。⁶⁴

「王氏四世文集」指咸豐七年王氏家刻的《王文肅公遺文》、《王光祿遺文集》、《王文簡公遺集》、《王子仁文集》。⁶⁵羅振玉取校所錄，發現刊本與篋中遺文互有出入，準備付諸手民寫成定本。這就是後來收入《高郵王氏遺書》中《王文肅公遺文》、《王石臞先生遺文》、《王文簡公文集》的由來。8月24日書曰：「前王氏書稿欲託商生携奉，而渠匆匆啟行，不及交與。茲託馮友携呈，到祈檢入。」⁶⁶商生即商承祚（1902–1991），師從羅氏，當時在讀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11月4日書曰：「王石臞先生集中〈文肅行狀〉，擬別刻入《高郵王氏六世志傳碑狀集》，不入文集。」⁶⁷由此可見，王國維因為移居北京而暫緩手稿整理時，羅振玉則一直在編校二王遺文，而王氏手稿在8月下旬後再次交到王國維手中。

1924年4月14日羅振玉再致書曰：「王氏殘稿二包，乞檢入。」⁶⁸王國維收到殘稿後，從中抄出《方言疏證補》一種，並在7月31日復書曰：

王氏手稿中觀所抄出者，乃《方言疏證補》，前載東原說而後加以案語，較戴氏說甚為精深。惟鈔出者僅二十頁，不及一卷，甚可惜也（想原書止此，非缺佚）。觀擬作一跋，成後當與抄稿並寄也。⁶⁹

⁶²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291。

⁶³ 1923年5月4日羅振玉致書曰：「書籍可携《四部叢刊》及經史小學等書，交新民船携津後由弟運京。」又曰：「應接洽之事甚多，非面談不能罄。」5月7日書曰：「公來可住舍下二三日。」5月11日書曰：「請先期以快信（以特別快車為妥）示行日，當到站拱候。」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564、566、568。

⁶⁴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582。

⁶⁵ 王念孫父安國，諡文肅；王引之長子壽昌，字子仁。

⁶⁶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584。

⁶⁷ 同前注，頁595。

⁶⁸ 同前注，頁614。

⁶⁹ 同前注，頁632。

王國維的抄本現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據跋文所記，王氏是在1924年夏「竭三日之力寫定之得十九紙有奇」，越三月，羅振玉「又檢得先生手書清稿携以見示，又增得二紙，並以朱筆校其筆〔「筆」字疑衍〕異同，合二種手稿並不及一卷」，⁷⁰與7月31日書中所言大抵相合。⁷¹不過王國維定居北京後，公私雜務酬應不絕，又要為移居物色住所，因而整理手稿工作到此為止。目前所見二人書信之中，最後一通提到手稿的是北京大學借抄之事，而此事與手稿入藏北大又密切相關。

五、羅振玉所藏王氏手稿入藏北京大學的經過與入藏後的整理

羅振玉早就有意出售的王氏手稿最終由北京大學購入。目前有關手稿入藏北大經過的論述大多較為簡略，部分在史實上更有混雜錯誤，需要釐清。劉盼遂在〈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中曾據王國維未刊文稿臚列手稿細目，並有按語曰：「諸稿先藏于北京江氏，後歸上虞羅氏，今入北京大學研究所。」⁷²當時研究所分為國學、外國文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四門。⁷³現藏北大圖書館的手稿最先入藏國學門。關於手稿入藏的經過，最早可以追溯至時任北京大學國文系系主任兼國學門委員馬裕藻向王國維借閱手稿一事。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王國維往還書信中有二通來自馬裕藻，其中一通提及借書之事：⁷⁴

⁷⁰ 引自張錦少：〈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王念孫《方言疏證補》殘稿王國維鈔本研究〉，《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21輯（2019年7月），頁167-68、199。

⁷¹ 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記王國維在癸亥年（1923），因「長夏無事，赴津，於羅先生處假歸王石隲先生《釋大》及《方言疏補證》稿，手自錄副藏之」，見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20卷，附錄，頁468。王德毅《王國維年譜》亦據趙說曰：「夏，先生赴津，於羅振玉處借回王石隲《釋大》及《方言疏證〔疑脫一「補」字〕》稿，手自抄錄一份藏之。」（頁293）但據上文的考證，王國維是在甲子年（1924）夏從羅振玉所寄殘稿中抄出《方言疏證補》的。

⁷² 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收入劉盼遂輯校：《段王學五種》，第4冊，附錄〈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頁46b。

⁷³ 蔡元培：〈《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概略》序〉，載北京大學研究所編：《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概畧》（北京：北京大學研究所，1927年），頁3。

⁷⁴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6冊，頁2299。

承借高郵王氏韻譜稿四十一本，連前借九本，共五十本，至感至感。先秦諸書及淮南韻，均在前借九本中，請勿念。此上

靜安先生

弟馬裕藻頓首

二月十二日

此書下款並無年份，所署日期亦無法確定為公曆抑或農曆。幸好我們在1925年3月下旬前後羅、王二人的書信中找到線索。羅振玉在3月22日書中提到王國維「孫女前數日甚佳，乃今日又熱至卅九度以上」一事，⁷⁵王氏兩日後復書曰「前日接手書，敬悉一切。小孫女發熱想已退，但得不再發即可無虞」。⁷⁶書中又提到馬裕藻託其四弟馬衡（1881–1955，字叔平）歸還韻譜書稿的事：

今日馬叔平來，還其兄所借高郵王氏韻書稿，云大學所借鈔，不知公可否？維告以公正欲付刊，現文集成後即印此書，且維欲移居，正擬將此書送津了此首尾。公來信望提及此事，以便回覆為幸，其書當託便人帶津也。⁷⁷

通過以上數通書信的繫聯，我們首先可以確定上揭馬裕藻的致書寫在1925年2月12日或3月6日（農曆二月十二日）。馬衡與王國維在金石學上的共同興趣，促成了二人的交誼。⁷⁸1919年北京大學擬聘王氏為教授，就是請馬衡「為先容」。⁷⁹據馬裕藻致書的措辭，韻譜書稿很可能是透過馬衡向王國維借得，因

⁷⁵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639。

⁷⁶ 同前注，頁639。此書亦未署日期，校注者只繫諸3月。今據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所定日期（參見第15卷，頁570，注1）。

⁷⁷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640。校注者所錄與原件略有出入，此處據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原件改訂（參見第1冊，頁434）。

⁷⁸ 據馬衡長孫馬思猛的整理，從1919年12月至1927年1月二人往來信札遺存共87通，「內容所述主要涉及青銅器、虎符、度量衡、石經、古文字等考古學術問題」。見王國維、馬衡著，馬思猛輯注：《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書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頁238。

⁷⁹ 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記曰：「歲在己未〔1919〕，夏，北京大學文科擬聘先生為教授，倩先生友人鄭縣馬叔平（衡）先生為先容，先生卻之。庚申〔1920〕，又提前請，先生仍以不能北來為辭。辛酉〔1921〕，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成立，函聘先生為通信導師，強之乃就。」見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20卷，附錄，頁466。

而亦由馬衡歸還。其次，北京大學原先想借抄韻譜，馬裕藻當時是研究所國學門委員，馬衡則為北大史學系教授兼國學門考古研究室主任，因而北大與手稿結緣當由國學門開始。借抄之事最終未能成事，手稿亦由王國維託人帶回天津，而羅、王二人在王氏之學的合作亦告一段落。其後二人因家事決裂，直至1927年王國維去世，我們在二人書信中再找不到有關王氏手稿的資料。

根據羅繼祖(1913–2002)編的〈永豐鄉人行年錄〉所述，羅振玉是由於「韻書殘稿若干種，整理較難，後以轉讓北京大學」。⁸⁰ 通過上文的考證，書稿實際上由王國維校理寫定；王氏離世後，手稿的整理，確實後繼無人。筆者認為促成是次轉讓的原因還有兩個，一個是羅振玉早有轉售手稿的打算，一個是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在馬氏昆仲穿針引線下注意到這批材料，雙方一拍即合。國學門成立於1922年1月，是北大研究所最早成立的學門。蔡元培(1868–1940)在〈《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概略》序〉中稱國學門的工作是對國故的「搜集、整理、發表」，⁸¹ 而國學門在1923年1月出版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對「國故」更作了明確的界定，⁸² 正式揭開「整理國故」運動的序幕。根據國學門1923年第二季的報告，當時「議決逐漸進行之事項」中有「應搜集之事項」，具體工作即包括「逐鈔或收買有價值之未刻書及孤本書」。⁸³ 由此可見，北大購置手稿與當時以國學門為中心的整理國故運動不無關係。至於手稿的作價，據原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部主任沈乃文透露，雖然當時古籍售價不高，手稿卻「售價二千元，即屬稀見」，⁸⁴ 可見王氏手稿的價值以及北大對手稿的珍視。

⁸⁰ 羅繼祖輯述：〈永豐鄉人行年錄〉，載羅振玉著、羅繼祖主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集，頁439。

⁸¹ 蔡元培：〈《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概略》序〉，頁3。

⁸² 《國學季刊》編輯委員會〈發刊宣言〉：「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1923年〕，頁7）這一號《國學季刊》的編輯委員會主任為胡適，委員則有沈兼士、周作人、顧孟餘、單不广、馬裕藻、劉文典、錢玄同、李大釗、朱希祖、鄭奠。

⁸³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編：《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報告》（民國十二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1923年），無頁碼。

⁸⁴ 沈乃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的價值及來源〉，《書俗隅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479。1927年8月，奉系軍閥政府教育部將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九所高等院校合併為「京師大學校」，北大圖書館處於停頓狀態。直到1931年4月，「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通過《北京大學與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合作研究特款辦法》，其中一半經費用於購置書籍儀器及整頓圖書館試驗室之用。此後北

手稿入藏北京大學後由國學門編輯室編輯陸宗達整理其中共四十三冊的《韻譜》、《合韻譜》書稿。陸氏在八十年代口述自己1928年9月從北大國文系畢業後參與手稿整理的經過：

不久，北大國文系主任馬裕藻先生聘請我到北大任教，教預科的國文課，一九三〇年，我還兼任了國學門研究所的編輯。當編輯期間，我作了兩件事：一件是接替戴明揚編寫《一切經音義》的索引，另一是整理王念孫的《韻譜》與《合韻譜》遺稿。這部遺稿是羅振玉刻《高郵王氏遺書》未採用的，被北大買到。我發現，王氏在《合韻譜》中分古韻為二十二部，將「東」、「冬」分立，對他自己的古韻學又有發展。於是我在羅常培（莘田）先生的支持下，承擔了整理任務。一九三二年，我寫了〈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稿後跋〉。一九三五年，又寫了〈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稿後記〉，現在，王念孫古韻學晚年分二十二部的結論，已被語言學界接受。這部書，莘田先生本要印出，因為抗日戰爭的爆發，便擱下了，至今整理稿還留在北大圖書館善本室。⁸⁵

這段話至少為我們提供了兩個與手稿故實相關的信息：其一，羅振玉在1930年左右將刻在《高郵王氏遺書》以外的王氏手稿轉售北大。換言之，入藏北大的只是部分手稿。其二，羅常培支持手稿的整理工作，並有出版的計劃，但因七七事變而中止。

值得注意的是，陸氏這段憶述中的人與事並不見得完全是依據時序的先後。首先，陸氏擔任編輯所作的兩件事，整理手稿要早於編寫索引。陸氏1936年在《國學季刊》上發表的〈編輯慧琳《一切經音義引用書索引》之經過二〉一文中，明確提到自己是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九月繼戴君之任，從事整理」。⁸⁶其次是羅常培支持手稿整理工作的時間。羅氏在1929年辭去中山大學教職，到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專職研究員，同年5月史語所遷到北京。

〔上接頁98〕

大圖書館才逐步恢復，基本經費維持在每月六千至九千元左右。以此比照，北大當時購置手稿作價之高，實屬罕見。參見朱強主編：《書城春秋——北京大學圖書館110年紀事》（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2012年），頁15。

⁸⁵ 陸宗達口述、王寧筆錄並整理：〈我的學、教與研究工作生涯〉，《文獻》1986年第3期，頁82。

⁸⁶ 陸宗達：〈編輯慧琳《一切經音義引用書索引》之經過二〉，《國學季刊》第6卷第1號（1936年），頁183。

1934年7月14日劉復(1891–1934)病逝，羅常培才由史語所借聘到北大任國文系教授，接手主持語音樂律實驗室工作。1935–1936年兼任國文系系主任，1937年專任北大教職，改任史語所通信研究員。⁸⁷ 由於當時史語所所長傅斯年(1896–1950)嚴格限制所員在外工作，羅常培能夠正式支持手稿的整理與出版不會早於1934年秋。⁸⁸ 準此，陸宗達從1930至1934年之間在國學門編輯室的主要工作是獨力整理王氏遺稿，並在1932及1935年先後發表了兩篇專文介紹成果。

關於羅常培計劃印書一事，李宗焜在2010年披露傅斯年圖書館藏有一通羅常培在1936年11月21日致傅斯年書，信中透露「曾有出版之計劃。當時規畫出版的書名叫《國立北京大學所藏王念孫手稿影存》，內容以音韻之學為主，而以王壽同《觀其自養齋燼餘錄》為附錄」。⁸⁹ 筆者從傅斯年圖書館影得信件及出版的細目、計劃，進一步得知當日擬分影印、排印兩種，付印的步驟是「先發影印稿件並裱裝雜記等件。排印稿件先付抄，由陸穎明〔陸宗達〕指導史岫海抄寫」，⁹⁰ 並計劃排印稿初校由史岫海(1905–1985)負責，覆校由陸宗達負責，末校由馬裕藻、鄭奠(1896–1968)、羅常培、魏建功(1901–1980)負責。

趙曉慶注意到北大圖書館放置手稿的函匣中有一張紙，趙氏稱之為「信箋」，並說「內容顯示有三種不同字迹，其後有羅常培與陸宗達的分別署名，疑為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料整理人員與羅常培、陸宗達二位先生之間的往來書信」。⁹¹ 根據實物(圖十二)，所謂的「信箋」實際上是一張四邊摺疊成A3大小的硬皮紙，估計用來包裹文件，性質類近公文夾。紙的一邊有四行分別用毛筆及鋼筆所寫的文字，字迹的確不同。筆者比對了羅、陸二氏的手稿，⁹² 發現兩行鋼筆

⁸⁷ 楊力立編：〈羅常培年表〉，載《羅常培文集》編委會編：《羅常培文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卷，頁394–400。

⁸⁸ 現存傅斯年遺札中，有一通寫在1936年10月16日致羅常培書。當時羅常培借聘到北大已有兩年，但傅斯年在書中仍然強調「按之舊與北大之約，及與兄當時所定辦法，均認兄到北大為『借聘』，兄在研究所之專任研究員 status 不變」，又希望羅氏「能于年假時返所最妙，否則定為本年度結束時返所」，並認為「屆時 overlap 一月薪，似可補遷移之損失也」。見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第2卷，頁739–40。

⁸⁹ 李宗焜：〈記史語所藏《高郵王氏父子手稿》〉，頁33。

⁹⁰ 承蒙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呂偉豪先生協助向館方申請影印原件，謹致謝忱。

⁹¹ 趙曉慶：〈北大藏《王念孫手稿》流傳考述〉，頁140。

⁹² 筆者比對的是羅常培在1934年2月15日撰寫的〈《國音字母演進史》自序〉手稿以及陸宗達《《說文解字》同源字新證》手稿的字迹。羅氏手稿據廣東崇正拍賣有限公司

字以及第一個署名是羅常培的，第二個署名是陸宗達的。毛筆字則無法確定寫者，趙氏懷疑是「北大中文系的資料整理人員」，原因是他看到羅常培寫到「淪陷時〔時〕留在松〔嵩〕公府文科研究所原址」（見圖十二釋文），又誤以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原名為『文科研究所』，其舊址『松公府』本為清末王公松椿的府邸」。⁹³

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文科中國文學門，簡稱「國文門」，在1910年3月31日建立。1912年5月24日，京師大學堂改稱為國立北京大學校，1919年12月北京大學將學門改稱為系，國文門改為國文系，直到1946年8月19日才改名為中國語文學系，簡稱「中文系」。「文科研究所」的前身則是研究所國學門，1934年改稱文科研究所。1930年12月後，研究所由紅樓遷往嵩公府，國文系則仍在紅樓，陸宗達就是在嵩公府的研究所整理手稿，⁹⁴因而羅常培才會說「淪陷時〔時〕留在松〔嵩〕公府文科研究所原址」。至於嵩椿在乾隆六年(1741)襲封為奉恩輔國公，官至總管內務府大臣，卒於乾隆六十年(1795)，《清史稿》有傳，並不是清末人。從內容來看，這數行文字前後並不呼應，而且寫在不同年份，並非「往來書信」。兩行毛筆字是向收件人交代夾內文件的數量，並說明尚有八頁在陸宗達處校對未回，配合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出版計劃來看，應該寫在1937年8月北京淪陷前，也就是準備排印手稿出版的時候。兩行鋼筆字則是羅常培追記北京淪陷後《周秦諸子韻譜》手稿的存佚情況。

北京大學影印手稿的計劃最終因為1937年的七七事變而中止，北大也在9月南遷長沙，但圖書館藏書無法南遷。⁹⁵連同手稿在內的文科研究所（即國學門）藏品亦無法倖免，留在嵩公府的研究所。1946年10月，北大在北京復校開學。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北大遷至北京西郊燕京大學校址，文科研究所停辦，原有的藏品在這個時候也調歸北大圖書館。⁹⁶

〔上接頁100〕

拍品「羅常培手稿三頁」，見易拍全球，網址為<https://www.epalive.com/goods/14238646>（發布日期：不詳；讀取日期：2020年1月10日）。陸氏手稿參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19年據手稿影印出版的《《說文解字》同源字新證》。

⁹³ 趙曉慶：〈北大藏《王念孫手稿》流傳考述〉，頁141。

⁹⁴ 以上資料參考溫儒敏主編：《北京大學中文系百年圖史：1910-201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60-80；李向群：〈老北大校園變遷回顧〉，《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5年高等教育管理專刊，頁70。

⁹⁵ 朱強主編：《書城春秋——北京大學圖書館110年紀事》，頁21。

⁹⁶ 其中有記錄的是一批以「藝文堂」和「柳風堂」藏拓為主體的金石拓片，參見朱強主編：《書城春秋——北京大學圖書館110年》，頁31。

六、北大所藏王氏手稿的現狀與價值

王氏手稿入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後一直皮藏善本書庫，只限館內借閱，學界對手稿的實貌所知不多。2013年5月，圖書館開始分階段將手稿拍照，供讀者在館內電腦閱覽；12月完成拍照後，不再提供實物借閱服務。筆者有幸自2012年8月至2013年6月，先後數次到館借抄原件，並申請付費影存部分手稿作研究用途。以下將以筆者所見原件為據，配合書影介紹王氏手稿的現狀並藉此揭窺其價值。

6.1 手稿的著錄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共有四個稿本著錄的撰者為王念孫：

著錄編號	題名	函數及冊數	索書號
1	王念孫手稿	七函五十四冊 ⁹⁷	SB/414.6/1081
2	高郵王石臞先生手稿四種	一函九冊	SB/414.6/1081a
3	疊韻轉語	一函二冊	SB/414.6/1081b
4	讀書雜誌補遺	一函一冊	SB/088.7/1081

這些著錄題名的方式並不統一，或據手稿內容，或據撰者名號，應該是在不同時期登錄。各著錄的冊數差距相當大，各冊的具體內容也不清晰，部分更是名不符實。例如著錄編號2收錄的不是四種而是五種，著錄編號3實際上是一冊《雅詁表》和一冊段玉裁《古十七部諧聲表》抄本，而題名為《疊韻轉語》的手稿實際上是在著錄編號1的第二函之中。細審這六十六冊的內容，絕大部分是王念孫討論音義的稿本，且以音韻為主，但也有例外，當中有九冊三種的撰者並非王念孫。由於原著錄較為混亂，我們有必要根據實物重新釐清手稿的撰者、冊數、題名等基本資料。

6.2 手稿的撰者

這六十六冊中的四十三冊《韻譜》、《合韻譜》已經陸宗達整理，可以確定撰者為王念孫。餘下的二十三冊之中，撰者並非王念孫的共九冊三種。第一種是一冊

⁹⁷ 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著錄為「七函五十三冊另加一百三十六頁散片」，但據筆者所見，散片已裝釘成一冊，故目前所藏當為七函五十四冊。

沒有題名的抄本，原為散片後經裝釘成冊，抄錄的內容是段玉裁的《古十七部諧聲表》(圖十三、圖十四)。抄本上沒有任何按語或夾簽，只能算是王家舊藏，其撰者也不是王念孫。按本文對手稿的定義，此本不應計算在王氏手稿之中。

第二種是一冊沒有題名的稿本，即著錄編號4的《讀書雜誌補遺》。此冊共有二十一條校釋《荀子》、《管子》、《晏子》、《淮南子》的書稿，體式與《讀書雜誌》相同。虞萬里對此做過仔細的考察，發現十八條屬於王引之見解的材料，而且「每每作『引之案』，似又非王懷祖之稿」；另外校釋《荀子·榮辱》「肱於沙而思水」一條下有「壽同案」云云。⁹⁸由此可見，《讀書雜誌補遺》的主要撰者為王引之而不是王念孫。

第三種是七冊封面自署為《觀其自養齋燼餘錄》的書稿。根據上文第三節的討論，稿本第五至第七冊為王壽同的遺稿，而第一至第四冊是王壽同殉難後由其子王恩錫據亡父遺稿謄錄的清稿。因此，其主要撰者是王壽同而不是王念孫。

1996年，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部曾以「讀書雜誌補餘」、「王念孫手稿」之名，將上述第二、第三種稿本收入《稿本叢書》之中影印出版。⁹⁹根據上文的辨正，這兩種稿本的撰者都不是王念孫，應該是出版時據圖書館原著錄而致誤。

6.3 手稿的冊數

段玉裁《古十七部諧聲表》抄本一冊，非王氏所撰，故不計入手稿之中。因此，北京大學所藏高郵王氏手稿實際上有六十五冊，其中撰者為王念孫的手稿共五十七冊，王引之的手稿一冊，王壽同的手稿三冊，王恩錫的手寫清稿四冊。趙曉慶在2017年亦「自北大圖書館尋得這批手稿，並對它做了整理研究」。¹⁰⁰由於

⁹⁸ 虞萬里：〈《讀書雜誌》殘稿之啟示〉，《高郵二王著作疑案考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頁5-6、8。

⁹⁹ 「讀書雜誌補餘」、「王念孫手稿」收入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稿本叢書》第5冊，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在1996年影印出版。

¹⁰⁰ 趙曉慶：〈北大藏《王念孫手稿》價值述略〉，《文獻》2018年第2期，頁174。由於手稿原件在2017年已不能借閱，而趙氏沒有說明尋得的是否原件。不過根據趙氏公布的整理成果來看，部分與筆者所見不同。以《詩經楚辭羣經合韻譜》為例，趙氏指「第1冊『東侵合韻』『東元合韻』各重複一頁」、「第2冊『之宵合韻』重複一頁」、第3

趙氏只整理王念孫的手稿，故稱「今存《王念孫手稿》實際有六十二冊」。¹⁰¹ 2018年趙氏再有成果公布，所稱也是六十二冊。¹⁰² 但仔細比對就會發現趙氏公布的手稿細目、冊數前後並不一致，所記與北大的著錄以及筆者所見亦有不同：

2017年趙氏所列手稿題名及冊數		2018年趙氏所列手稿題名及冊數	
題名	冊數	題名	冊數
音義草稿	二冊	音義草稿	五冊
讀書雜誌補遺	一冊	—	—
說文校勘記殘稿	一冊	—	—
王氏讀說文記	一冊	—	—

《讀書雜誌補遺》非王念孫手稿已辨正如上，而《說文校勘記》殘稿是指桂馥(1736–1805)抄錄王氏所校《說文》一百一十九條，道光二十八年(1848)許瀚將桂馥抄本謄清收藏。宣統元年(1909)，沈棕畸(1857–1926)輯刻《晨風閣叢書》即據許氏抄本刻入，北大所藏即此刻本。¹⁰³《王氏讀說文記》也只有光緒十三年(1887)許頌鼎(1840–1906)、許澗祥(1841–?)輯刻的《許學叢刻》刊本。¹⁰⁴ 凡此三種皆非王念孫手稿，趙氏或因此在2018年所列細目中刪去，而原來只有二冊趙氏稱為「音義草稿」的材料則倍增至五冊。此消彼長之下，趙氏所記細目雖然有所更改，但手稿總數仍然維持在六十二冊。問題是趙氏對《音義草稿》的內容以及冊數的變化沒有任何說明，筆者在手稿原件中亦無法找到二冊或五冊的《音義草稿》。手稿中只剩下著錄編號1「王念孫手稿」第七函中一冊的草稿可以與之比照，未知趙氏所稱的《音義草稿》是否即此一冊。

〔上接頁103〕

冊「『歌枝藥合韻』重複一頁」(參見趙曉慶：〈北大藏王念孫《合韻譜》稿本二種考述〉，《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21輯(2019年7月)，頁211)。為此，筆者在2020年1月到北大圖書館借閱手稿圖檔，發現上述趙氏所稱的「重複一頁」實際上是手稿同一頁分別拍成兩張圖檔，原件並無重複。這也說明了實物的重要。

¹⁰¹ 趙曉慶：〈北大藏《王念孫手稿》流傳考述〉，頁141。

¹⁰² 趙曉慶：〈北大藏《王念孫手稿》價值述略〉，頁174–80。

¹⁰³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說文解字校勘記》殘稿共有三個著錄，其中兩個是刻本(索書號X/081.18/3436:1及Y/9100/6377/1)，另外一個是電子圖書(索書號EB/081.18/0022:2:70)，三個著錄皆為《晨風閣叢書》本，並著錄為「桂馥錄」。

¹⁰⁴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王氏讀說文記》共有兩個著錄(索書號X/411.2/0882/C2及X/411.2/0882/C3)，皆為《許學叢刻》本。

這一冊由一百七十三頁散片釘裝而成(圖十五),沒有題名。原稿字迹潦草,塗乙甚多。王國維在1923年第一次整理手稿時,曾清理出三十一葉散片草稿,命名為《古音義雜記》,謂「雜記古書中文字音義異同」。¹⁰⁵1924年羅振玉又將兩包殘稿寄給王國維整理,王國維從中抄出一卷《方言疏證補》。類似的草稿亦見藏於傅斯年圖書館,李宗焜命名為《古音義零稿》。¹⁰⁶筆者認為北大所藏的這一冊雜稿應該與《古音義雜記》、《古音義零稿》同類。這一冊的內容相當雜亂,前後又多不相連貫,有討論古書音義的,但更多的是可以與《讀書雜誌》互相發明的文字,很可能是王氏撰寫《讀書雜誌》的長編,因此筆者將此冊定名為《讀書雜稿》。

除細目前後不一,趙氏所記與筆者所見不同之處還包括:

第一,趙氏所記的六十二冊包含了本文不計算入王氏手稿的段玉裁《古十七部諧聲表》抄本。¹⁰⁷

第二,趙氏所記為五冊的《雅詁表》(圖十六),筆者所見只有一冊,原為散片五十八頁。根據王國維所述,王念孫手稿中有一冊《雅詁表》「以《爾雅》建首字為次。僅成《釋詁》之半」,¹⁰⁸所述內容、冊數與北大藏品脗合。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細目記為「《雅詁韻列》五十八葉」,頁數與北大所藏亦脗合,當指同一種而題名稍異。

第三,趙氏所記《爾雅分韻》只有一冊,筆者所見《爾雅分韻》共四冊(圖十七至圖二十),尚有《方言廣雅小爾雅分韻》一冊(圖二十一)為趙氏所未記。根據王國維所述,這五冊手稿「皆《雅詁表》之長編,前四冊正書,後一冊小字行書」,¹⁰⁹所述內容、冊數與北大所藏亦脗合,而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細目所記全同。

¹⁰⁵ 王國維:〈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序錄〉,頁522。

¹⁰⁶ 李宗焜:〈記史語所藏《高郵王氏父子手稿》〉,頁28。

¹⁰⁷ 趙氏在〈北大藏《王念孫手稿》流傳考述〉(頁142)、〈北大藏《王念孫手稿》價值述略〉二文稱為《十七部韻字表》(頁180),在〈北大藏王念孫《合韻譜》稿本二種考述〉一文則稱為《古十七部諧聲表》,並謂此表「見於北大藏《王念孫手稿》、《疊韻轉語》之後」(頁207注釋3)。考北大所藏只有一冊《古十七部諧聲表》抄本,並無《十七部韻字表》,且此本原為散片,入藏後裝釘為一冊,裝釘時又將十七部的先後次序誤倒。而封面署有《疊韻轉語》的則為綫裝二冊,獨立成冊且完整無缺,並無所謂《古十七部諧聲表》在「《疊韻轉語》之後」的情況。

¹⁰⁸ 王國維:〈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序錄〉,頁522。

¹⁰⁹ 同前注。

準此，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六十五冊高郵王氏手稿中，王念孫手稿實為五十七冊。

6.4 手稿的來源與題名

筆者以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出版細目與北大所藏手稿相較，發現北大所藏的六十五冊王氏手稿絕大部分源自羅振玉，只有著錄編號4的《讀書雜誌補遺》一冊在細目中註明為「圖書館部分合入（待裝裱後分別整理排印）」，當為圖書館原有藏書。另外，著錄編號2中有一冊沒有題名原為散片的草稿，取六十四個見於《詩經》的詞建首，纂輯的文例絕大部分出自《詩經》，是王念孫隨手輯錄詩句的雜纂，多至二三十句（圖二十二），少則一兩句，多為虛詞，亦有實詞若干，¹¹⁰筆者題名為《詩經雜纂》。

這一冊《詩經雜纂》連同著錄一中的《讀書雜稿》在細目之中無法找到相應的記錄，而筆者在這兩冊之中都發現有圖書館的讀者公啟紙簽和「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部」的藏書印章（圖二十三）。北大圖書館在1920年開始同時使用「圖書部」的名稱，直到1930年。¹¹¹因此這兩冊與《讀書雜誌補遺》並為北大圖書館舊藏，當有其他來源，非購自羅振玉。

這六十五冊手稿大部分是沒有題名的。王國維在1923–1925年間最先整理手稿，並按手稿內容加上題名，其後劉盼遂在1936年撰寫《高郵王氏父子年譜》和《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時，又逐錄了王國維未刊文稿「所臚細目」。¹¹²手稿入藏北大後，陸宗達在1930–1935年間對其中的《韻譜》、《合韻譜》做過整理，羅常培又有出版計劃的細目。筆者則自2012年起全面梳理手稿，並據實際內容調整手稿題名。由於諸家所記各有側重，題名亦不盡相同。為呈現手稿入藏前後題名的變化，茲以王國維（包括劉盼遂的逐錄）、陸宗達、羅常培並筆者所見，以列表方式顯示如下頁：

¹¹⁰ 例如「育」條下列〈邶風·谷風〉「昔育恐育鞠」一例，此條未見於《經傳釋詞》。考《廣雅疏證補正》「毓，稚也」條下，王念孫引王引之曰：「育子，穉子也。育，字或作『毓』。」又引「昔育恐育鞠」，並謂「鄭箋解『昔育』云：『育，稚也』」。見王念孫：《廣雅疏證》，第2冊，頁896。

¹¹¹ 朱強主編：《書城春秋——北京大學圖書館110年紀事》，頁10。

¹¹² 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頁46b。

羅振玉所藏手稿		北京大學所藏手稿			
王國維所見		陸宗達、羅常培所見		筆者所見	
題名	冊數	題名	冊數	題名	冊數
一、王念孫手稿					
周秦韻譜 ¹¹³	一冊	周秦諸子韻譜	一冊	周秦諸子韻譜	一冊
楚辭韻譜 ¹¹⁴	二冊	西漢(楚辭中)韻譜	二冊	楚辭韻譜	二冊
文選韻譜	三冊	西漢(文選中)韻譜	三冊	文選韻譜	三冊
淮南韻譜	一冊	淮南子韻譜	一冊	淮南子韻譜	一冊
易林韻譜	九冊	易林韻譜	九冊	易林韻譜 ¹¹⁵	九冊
史記漢書韻譜 ¹¹⁶	二冊	史記漢書韻譜	二冊	史記漢書韻譜	二冊
詩經羣經楚辭合韻譜	三冊	詩經羣經楚辭合韻譜	三冊	詩經羣經楚辭合韻譜 ¹¹⁷	三冊
周秦合韻譜	三冊	周秦諸子合韻譜	三冊	周秦諸子合韻譜 ¹¹⁸	三冊
逸周書戰國策合韻譜 ¹¹⁹	一冊	周書穆傳國策合韻譜	一冊	逸周書穆天子傳戰國策合韻	一冊
西漢合韻譜(淮南說苑太玄等)	三冊	西漢合韻譜	三冊	西漢合韻譜 ¹²⁰	三冊
西漢合韻譜(楚辭)	一冊	西漢(楚辭中)合韻譜	一冊	楚辭合韻譜	一冊

¹¹³ 王國維〈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序錄〉(以下簡稱〈序錄〉)與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以下簡稱〈著述考〉)並記作《周秦韻譜》(頁523;頁45b),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以下簡稱《年譜》)則記作《周秦諸子韻譜》(頁10b),此處從《年譜》。

¹¹⁴ 《年譜》所記《楚辭韻譜》及《文選韻譜》冊數誤倒(頁10b),今據陸宗達〈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遺稿跋〉(《國學季刊》第3卷第1號[1932年],頁163;以下簡稱〈遺稿跋〉)所記及筆者所見改訂。

¹¹⁵ 此九冊手稿封面皆署「易林韻」。

¹¹⁶ 〈序錄〉統稱為《西漢韻譜》十七冊(頁523),並無細分。〈著述考〉未收入。《年譜》則細分為《楚辭韻譜》、《文選韻譜》、《淮南韻譜》、《易林韻譜》合共四種十五冊(頁10b),未收入《史記漢書韻譜》二冊。今據〈遺稿跋〉(頁163)所記及筆者所見補。

¹¹⁷ 此三冊手稿封面皆署「詩經羣經楚辭」。

¹¹⁸ 此一冊手稿封面署「周秦諸子合韻」。

¹¹⁹ 〈序錄〉未收入,今據〈著述考〉及《年譜》(頁46a;頁11a)補。

¹²⁰ 此三冊手稿封面皆署「西漢合韻」。

羅振玉所藏手稿		北京大學所藏手稿			
王國維所見		陸宗達、羅常培所見		筆者所見	
題名	冊數	題名	冊數	題名	冊數
西漢合韻譜(文選)	二冊	西漢(文選中)合韻譜	二冊	文選合韻譜	二冊
西漢合韻譜(素問易林等)	三冊	素問新語易林合韻譜	四冊	素問新語易林合韻譜	四冊
西漢合韻譜(易林)	五冊	易林合韻譜	五冊	易林通韻譜 ¹²¹	五冊
西漢合韻譜(史漢)	二冊 ¹²²	史記漢書合韻譜	三冊	史記漢書合韻譜	三冊
雅詁雜纂	一冊	雅詁雜纂	一冊	雅詁雜纂	一冊
爾雅分韻	四冊 ¹²³	爾雅分韻	四冊	爾雅分韻	四冊
方言廣雅小爾雅分韻	一冊	方言廣雅小爾雅分韻	一冊	方言廣雅小爾雅分韻	一冊
諧聲譜 ¹²⁴	二冊	諧聲譜	二冊	諧聲譜 ¹²⁵	二冊
古音義索隱 ¹²⁶	散片	古音義索隱	未註明	古音義索隱	一冊
疊韻轉語	散片	疊韻轉語	二冊	疊韻轉語 ¹²⁷	二冊
雅詁表(初稿) ¹²⁸	一冊	雅詁韻列	五十八頁	雅詁表(初稿)	一冊 五十八頁

¹²¹ 此五冊手稿封面皆署「易林通韻」。

¹²² 〈序錄〉統稱為《西漢合韻譜》(頁523)，並無細分。〈著述考〉及《年譜》則細分為六種十六冊(頁46a；頁11a)，惟將「西漢」誤作「兩漢」。但據〈遺稿跋〉(頁163)所記及筆者所見，《素問新語易林合韻譜》共四冊，《史記漢書合韻譜》共三冊，故總數應為六種十八冊。

¹²³ 《年譜》誤記作「二本」(頁11a)，今從〈序錄〉及〈著述考〉所記作「四冊」(頁522；頁45b)。

¹²⁴ 〈序錄〉及〈著述考〉並記作「諧聲譜」(頁523；頁45a)，《年譜》誤作「諧聲表」(頁11a)。

¹²⁵ 此二冊手稿的封面署有「諧聲譜上」、「諧聲譜下」。

¹²⁶ 〈序錄〉記作《古音義索隱》(頁524)，《年譜》及〈著述考〉並記作《古音索隱》(頁46a；頁11a)。筆者所見此冊原為散片，署有「古音義各部相攷索隱」，後勾改為「古音義索隱」，故當稱為《古音義索隱》。

¹²⁷ 此二冊手稿的第一冊封面署「疊韻轉語」。

¹²⁸ 〈序錄〉曰：「以《爾雅》建首字為次。僅成〈釋詁〉之半，乃前書〔指二十一冊《雅詁》〔下轉頁109〕

羅振玉所藏手稿		北京大學所藏手稿			
王國維所見		陸宗達、羅常培所見		筆者所見	
題名	冊數	題名	冊數	題名	冊數
古音義雜記	三十一頁	古音義雜記	三十二頁	筆者未見，或裝訂時混入《讀書雜稿》之中。	
詩經羣經楚辭韻譜 ¹²⁹	七冊	—	—	—	
雅詁表	二十一冊	—	—	—	
雅音釋 ¹³⁰	一冊	—	—	—	
釋大	二冊	—	—	—	
方言疏證補	散片	—	—	—	
古韻二十一部通表 ¹³¹	未註明	—	—	—	
—	—	—	—	讀書雜稿	一冊
—	—	—	—	詩經雜纂	一冊
二、王引之手稿					
—	—	讀書雜誌補遺 ¹³²	散片	讀書雜誌補遺	一冊
三、王壽同手稿及王恩錫手抄稿					
羅振玉所藏，但王國維只載錄王念孫手稿，故無載錄。	—	觀其自養齋燼餘錄	七冊	觀其自養齋燼餘錄 ¹³³	七冊

〔上接頁108〕

表》之初稿。」(頁522)此處增「初稿」二字以區分二十一冊《雅詁表》。〈著述考〉未收入，《年譜》亦記作《雅詁表》(頁11a)。

¹²⁹ 〈序錄〉與〈著述考〉並記作《詩經羣經楚辭韻譜》(頁523；頁43a)，《年譜》記作《詩經楚辭義經韻譜》(頁10b)，「義」為「羣」字之譌。又〈序錄〉以「冊」為單位，《年譜》以「本」為單位，〈著述考〉則以「卷」為單位，所記數字則相同，本表統一從〈序錄〉作「冊」。

¹³⁰ 〈序錄〉未收入，《年譜》及〈著述考〉並記作《雅音釋》(頁11a；頁46a)，今據補。

¹³¹ 〈序錄〉、《年譜》、〈著述考〉皆未著錄，但據1923年2月2日王國維致羅振玉書中提到有「古音二十一部表」(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5卷，頁539)。

¹³² 羅常培在細目中稱為「讀書雜誌」，且註明為「待裱裝」，可見原為散片。裝訂成一冊後改稱為「讀書雜誌補遺」。又羅氏註明由「圖書館部分合入」，則非購自羅振玉可知。

¹³³ 此七冊手稿封面皆署「觀其自養齋燼餘錄」。

從上表可見，各種稿本的冊數在入藏前後的變化不大，只有原為散片的《古音義索隱》入藏後裝訂成一冊，《疊韻轉語》裝釘成兩冊。¹³⁴另外，筆者所見四冊的《素問新語易林合韻譜》和三冊的《史記漢書合韻譜》與陸宗達、羅常培所記相同，而劉盼遂在《年譜》及〈著述考〉的載錄都少了一冊，當以筆者所見實物為準。

王國維清理手稿後以「訓詁音韻書稿」稱之，準確把握了手稿的基本內容。王氏所見手稿中，筆者未見的，除《高郵王氏遺書》已刻的《詩經羣經楚辭韻譜》、《釋大》、《方言疏證補》、《古韻二十一部通表》四種以外，還有二十一冊的《雅詁表》和一冊的《雅音釋》，而羅常培擬印的細目亦無載錄，則此六種當日北大並未購入。根據王國維所記，二十一冊的《雅詁表》原無題名，乃「取《爾雅》、《方言》、《廣雅》、《小爾雅》四書訓詁，以建首字（即用以訓釋之字）為經，而以古韻二十一部分列所釋之字以緯之，其建首字亦各分為二十一部，故共為二十一表。……原稿書《爾雅》用黑字，《方言》用朱字，《廣雅》用綠字。」¹³⁵如今北大只收藏一冊《雅詁表》初稿，此稿僅收入《爾雅·釋詁》部分詁訓，且以《廣韻》韻目為次，與二十一冊《雅詁表》的韻例不同。至於《雅音釋》一冊，王國維沒有收入〈序錄〉之中，但劉盼遂在《年譜》及〈著述考〉中都有著錄，今姑且錄而存之，實貌如何則無法考見。

6.5 手稿的價值

北大所藏王氏手稿數量之多實屬罕見，且絕大部分為王念孫的手迹，其文物與學術價值之大毋庸置疑。阮元（1764–1849）稱「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¹³⁶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更並稱為「高郵二王」，所著高郵王氏四種堪稱校勘與訓詁的典範，梁啟超（1873–1929）譽為「清學第一流大師」，¹³⁷實非虛美。陳寅

¹³⁴ 《疊韻轉語》兩冊雜記古書中的聯縣詞，以聯縣詞聲母為綱，分為見、谿、羣、疑、端、透、定、泥、精、清、從、心、邪、來、日、幫、滂、竝、明、曉、匣、影、喻共二十三類。例如「具區」、「溝渠」、「碑磬」、「句吳」等詞入見母類，「芎藭」、「鴉鴉」、「崆峒」、「曲遇」等詞入谿母類等。各類詞例不多，且無解說，當為王氏平日的雜記草稿。

¹³⁵ 王國維：〈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序錄〉，頁521。

¹³⁶ 阮元：〈王石臞先生墓誌銘〉，《學經室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卷2之下卷，頁93。

¹³⁷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15。

恪(1890–1969)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裏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¹³⁸這段話用來說明王氏手稿的價值也是合適的。手稿如實反映了王氏學術論著成書或學術觀點構築的最初形態，沒有傳抄翻刻而出現人為刪改的問題。因此，手稿在材料上的價值最為突出，而其具體表現主要在兩個方面。

首先，手稿為研究王氏之學的形成提供了原始材料，當中以王念孫的古韻學研究尤為明顯。王國維曰：

國朝治古韻者，始於崑山顧君；至婺源江君，休寧戴君，金壇段君，而剖析益精；比〔當為「至」〕先生與曲阜孔君出，而此學乃大備。先生分古音為「無入」、「有入」二大類，與戴、孔二君同，而不用其「異平閤〔當為「同」〕入」及「陰陽對轉」之說；其分支、脂、之為三，尤、侯為二，真、諄為二，與段君同；又以尤之入聲之半屬侯，與孔君同；而增至、祭二部，則又為段、孔二君所未及。此六家之於古韻，雖先後疎密不同，其說亦不能強合，然其為百世不祧之宗則一也。¹³⁹

可見王念孫的古韻之學在清代獨樹一幟，卓然成家。顧、江、戴、段、孔「五家之說先後行世，獨先生說，學者僅從《經義述聞》卷三十一所載『古音廿一部表』窺其崖略」，因此王國維認為「今遺稿粲然出於百年之後，亦可謂今日學者之幸矣」。¹⁴⁰洵哉斯言。王念孫曾自謂「潛心有年，於古韻既得其要領，於是取三百篇日夕讀之」，¹⁴¹期間雖屢經改訂，卻不肯輕易示人。因此手稿面世以前，學者考論王氏古韻之學大抵只能以載於《經義述聞》中的〈古韻廿一部表〉為據。後來陸宗達重新董理諸《譜》，發現王氏古韻分部由二十一部更別為二十二部；且由初從段玉裁無去聲之說，到宗孔廣森(1753–1786)無入聲之說，再到晚年主古有四聲之說。¹⁴²陸氏特別指出：「先生韻學之稿凡數十冊，穿穴百家，排

¹³⁸ 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載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寅恪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855。

¹³⁹ 王國維：〈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序錄〉，頁524。

¹⁴⁰ 同前注。

¹⁴¹ 引自王引之《毛詩述聞》「古詩隨處有韻」條，見王引之撰、虞思微等校點：《經義述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冊，頁420。

¹⁴² 陸宗達：〈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遺稿跋〉，頁170、174。

比眾類，莫不旁行斜上，細字朱箋，雖義例數更，而衷于一是，其用力之勤如此。」陸氏又舉《詩經羣經楚辭合韻譜》為例，指出王氏《合韻譜》有二韻通合及三韻通合二例，又謂：「清代言合韻者，始于段氏，而鈎玄挾要，并舉兼包，則先生合韻之說，為最密矣。」¹⁴³

筆者在陸氏的基礎上，對九種合共二十五冊的《合韻譜》做了全面的整理，發現「這九種裏的《楚辭合韻譜》《文選合韻譜》《易林通韻譜》未立『冬』部，其他6種皆『東』、『冬』分立。如《易林通韻譜》分二十一部，而《新語素問易林合韻譜》同樣採《易林》韻字而分為二十二部，可見諸《譜》寫作時間不同」，諸《譜》之中更有「四韻通合之例」。¹⁴⁴筆者又將分為二十二部的六種《合韻譜》中二韻通合的文例做了統計，¹⁴⁵提出「王念孫『合韻』的總原則是根據韻部讀音遠近關係來決定」的看法。¹⁴⁶趙永磊則利用北大所藏的全部《韻譜》，考訂王念孫古韻二十二部的形成過程，得出王氏古韻分部經過十七部（古無去聲）、二十二部（古無去聲）、二十一部（古無去聲）、二十一部（古無入聲）、二十一部（古有四聲）、二十二部（古有四聲）凡六變，前後綿歷達四十四年有餘的結論。¹⁴⁷趙曉慶其後選取了《詩經羣經楚辭合韻譜》、《周秦諸子合韻譜》二種做分析，認為二《譜》「不論是古韻分部還是合韻歸納，都代表了清代中期古音學研究的較高水

¹⁴³ 陸宗達：〈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稿後記〉，《國學季刊》第5卷第2號（1935年），頁173。

¹⁴⁴ 張錦少〈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王念孫《合韻譜》手稿看其合韻理論的得失〉，在2015年8月南韓首爾漢陽大學第23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年會（The 2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上宣讀（未刊稿）。其後相關成果收入張錦少：〈近十年新見高郵二王稿抄校本述論——兼論《高郵二王合集》所錄王念孫《管子》校本的來源問題〉，《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23輯（2020年7月），頁257。

¹⁴⁵ 即《詩經羣經楚辭合韻譜》第一至二冊（第三冊為三韻通合不計算在內）、《周秦諸子合韻譜》第一至二冊（第三冊為三韻通合不計算在內）、《逸周書國策穆天子傳合韻譜》一冊（其中三韻通合四例不計算在內）、《兩漢合韻譜》第一至二冊（第三冊為三、四韻通合不計算在內）、《史記漢書合韻譜》第一至二冊（第三冊為三、四韻通合不計算在內）、《新語素問易林合韻譜》第一至三冊（第四冊為三、四韻通合不計算在內），合共六種十二冊。

¹⁴⁶ 張錦少：〈近十年新見高郵二王稿抄校本述論〉，頁260。

¹⁴⁷ 趙永磊：〈王念孫「古韻二十二部」形成源流考〉，《中國學術年刊》第38期春季號（2016年3月），頁49。

準」。¹⁴⁸從王國維以來，韻譜手稿在百年之間經過不同學者整理研究，雖各有側重，但無一不以手稿作為原始材料。

其次，手稿提供了《讀書雜誌》以外王氏一家校釋羣籍成果的新材料。除了王引之的《讀書雜誌補遺》以及《觀其自養齋燼餘錄》卷一中採錄自王壽同《禊志拾遺》的文稿，王念孫諸種手稿實淹貫其數十年校釋羣籍的成果，可以與《讀書雜誌》互證互補。陸宗達早就指出：

譜中箋識，多與《讀書雜誌〔當為「志」，下同〕》相關，如《雜誌〔志〕》訂《管子·心術篇》「耆欲充益」，「益」字當為「盈」字之類，皆據諧韻以考知其誤者，悉見譜中。又韻譜中改正誤字，每注「詳見《雜誌〔志〕》」，由此可知《韻譜》之成，當在撰《雜誌〔志〕》時也。¹⁴⁹

陸氏所舉的例子見於《讀管子雜誌》「充益」條，王念孫校《管子·心術篇》「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曰：

「充益」當為「充盈」，字之誤也。上以「道」、「理」為韻，（「道」字合韻讀若「峙」，下文「上離其道」與「事」為韻。〈白心篇〉「天之道也」，與「殆」、「己」為韻。〈正篇〉「臣德咸道」，與「紀」、「理」、「止」、「子」為韻。〈恒·彖傳〉「久于其道也」，與「己」、「始」為韻。〈月令〉「毋變天之道」，與「起」、「始」、「理」、「紀」為韻。凡周秦用韻之文，「道」字多如此讀，不可枚舉。）此以「盈」、「聲」為韻，此篇中多用韻之文。¹⁵⁰

考《管子·心術篇》「盈」與「聲」為韻一條見於《周秦諸子韻譜》「耕部」（圖二十四），並有王氏按語曰：「今本『盈』譌作『益』。」而「道」、「理」為韻一條則見於「之部」下（圖二十五），皆可與《讀管子雜誌》互相發明、印證。

此外，手稿中還有不少未見載於《讀書雜誌》而有助校讀相關古書的新材料，值得我們重視。例如《周秦諸子合韻譜》第一冊「耕真」合韻下，王念孫錄《老子》第二十二章「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弊則新」四句，並以「正」、「新」二字合韻，按語曰：「今本『正』作『直』，依唐龍興觀本改。」（圖二十六）「龍興

¹⁴⁸ 趙曉慶：〈北大藏王念孫《合韻譜》稿本二種考述〉，頁219。

¹⁴⁹ 陸宗達：〈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遺稿跋〉，頁164。

¹⁵⁰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校點：《讀書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冊，頁1185-86。

觀本」指唐中宗景龍二年(708)河北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文拓本，又稱「景龍本」，王念孫據此改王弼(226–249)本「枉則直」為「枉則正」。唐傅奕(555–639)《道德經古本篇》、南宋范應元《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亦作「正」。王念孫此校第一以韻校字，如作職部的「直」字則失其韻；第二以古本為據，碑本保留了初唐《老子》傳本原貌，較傅、范二本更為近古。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作「汪則正」，甲本作「枉則定」，整理者讀「定」為「正」。¹⁵¹可以作為王校之證。

又例如《讀書雜稿》一頁有六條《商子》的校目(圖二十七)，其中「利祿官爵，搏出於兵」一條，「搏」字旁有一墨勾標記，且有校語曰：「如各本俱訛作『搏』，即入《禠記》。」考嘉慶十五年(1810)七月，¹⁵²王念孫在〈致宋小城書〉中提到自己「公餘之暇，惟耽小學，《經義述聞》而外，擬作《讀書雜記》一書」，¹⁵³書中所謂《讀書雜記》也就是後來的《讀書雜誌》。據此則《讀書雜稿》此頁或為王氏為撰寫《讀書雜誌》而擬的《商子》校目。《讀商子雜誌》雖然沒有寫成，此一校語卻透露了王氏對《商子·賞刑篇》「利祿官爵，搏出於兵」的「搏」當作「搏」的看法。古書之中「搏」與「搏」往往形近而譌，《讀史記雜誌》「搏其士卒」條，王念孫曰：「『搏』當為『搏』，字之誤也。『搏』與『專』同。」¹⁵⁴又譌為「博」，《讀呂氏春秋雜誌》「博志」條，王念孫曰：「『博』當為『搏』，『搏』與『專』同，謂專一其志也。篇內云：『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是其明證矣。古書以搏為專，傳寫者多誤作『博』。」¹⁵⁵準此，《商子·賞刑篇》中的「搏」當作「搏」，「搏」與「專」同，謂利祿官爵之賞，一律按其軍功。上文云「聖人之為教，一賞，一刑，一教」可證。明萬曆二十年(1592)《漢魏叢書》本「搏」正誤作「搏」。¹⁵⁶

¹⁵¹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冊，頁206、41。

¹⁵² 〈致宋小城書〉的撰寫日期，據陳鴻森：〈阮元刊刻《古韻廿一部》相關故實辨正——兼論《經義述聞》作者疑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3分(2005年)，頁451–52。

¹⁵³ 王念孫：〈致宋小城書〉，《王石臞先生遺文》，收入王念孫等撰、羅振玉輯印：《高郵王氏遺書》，卷4，頁11b。

¹⁵⁴ 王念孫：《讀書雜誌》，第1冊，頁261。

¹⁵⁵ 同前注，第5冊，頁2630。

¹⁵⁶ 《商子》，收入程榮等輯校：《漢魏叢書》(上海：涵芬樓，1925年)，第29冊，卷4，頁4b。

又同一頁校目中有「聖人不法古，不脩今」一條，王念孫雖然沒有校語，但「脩」字旁亦有一豎線標記。參照《讀書雜誌》，疑王氏以《商子·開塞篇》「脩」字為「循」字之譌。《讀管子雜誌》「循誤為脩」字條，王念孫列舉古書中「循」、「脩」二字因隸書形近而譌之例曰：

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譌溷，〈繫辭傳〉「損，德之脩也」，釋文：「脩，馬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為循」，釋文：「循，本亦作脩。」〈晉語〉「矇眴脩聲」，〈王制〉正義引作「循聲」。《史記·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荀子·議兵篇》「循上之法」，《呂氏春秋·盡數篇》「射而不中，反循于招，何益于中」，《韓子·五蠹篇》「聖人不期循古」，〈趙策〉「循禮無邪」，今本「循」字竝譌作「脩」。¹⁵⁷

又曰：「循，順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候》曰：「循，順也。」）從也。（《文選·陸雲〈答張士然詩〉》注引《廣雅》曰：「循，從也。」）」¹⁵⁸比類而觀，〈開塞篇〉當作「不循今」，與「不法古」為對文，言聖人治國審時度勢，既不以古為法，亦不唯今是從。〈壹言篇〉云：「故聖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脩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脩」亦當作「循」，《羣書治要》引《商子》佚篇〈六法〉作「故聖人之治國也，不法古，不循今」是其證。¹⁵⁹

手稿中諸如此類或直接校改、或只有簡單校語，或只有標記而無校語的材料所在多是。我們只要細加整理，結合《讀志雜誌》、《讀書雜誌補遺》等相關條目以及近人的校釋成果，庶幾可以為《雜誌》續作餘編。

七、結語

王念孫作為清代學術的一座高峰，其手澤所存片言隻字，學者無不珍若拱璧。王氏子孫繼踵家學，亦扞獲可觀。因此，北京大學所藏高郵王氏手稿單從文物價值而言已是彌足珍貴。而手稿數量之多，對於我們重塑王氏音韻訓詁之學的形成，以及發掘王氏校釋羣籍的實績，更是無可替代的一手材料。本文之撰為

¹⁵⁷ 王念孫：《讀書雜誌》，第3冊，頁1041。

¹⁵⁸ 同前注，頁1042。

¹⁵⁹ 魏徵等編：《羣書治要》，《四部叢刊初編》據涵芬樓藏日本尾張刊本影印（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第12冊，卷36，頁4b。

手稿入藏前後的流布始末與整理過程，提供了學術史的考察，並首次通過對實物、書信、日記等原始材料的考證，以年月為中心，還原細節當中涉及的人與事，嘗試梳理出其前因後果，對部分誤說加以辨正。此外，手稿大部分未經印行，經眼的人不多，原件自2014年起更不予借閱。本文以筆者在2012至2013年間目驗的原件配合書影，考定手稿的撰者、冊數、題名、價值，如實反映手稿的現狀。茲將本文考實所得歸納如下：

- 一、現藏北京大學的高郵王氏手稿共六十五冊，其中王念孫手稿五十七冊、王引之手稿一冊、王壽同手稿三冊，王恩錫手寫清稿四冊。這六十五冊手稿中除了《讀書雜誌補遺》、《詩經雜纂》、《讀書雜稿》外，其他都在1930年由羅振玉轉售，並由研究所國學門最先入藏，1952年後才轉藏北大圖書館。
- 二、手稿主要的撰者是王念孫。王氏去世後，手稿由王引之及其後人保管整理，其中王引之幼子王壽同所起的作用最為關鍵。王壽同對手稿主要做了三項工作：其一是手輯遺稿，並加付梓；其二是尋繹遺稿，力求其解；其三是補充遺稿，觸類旁通。咸豐二年王壽同以太平天國之亂中殉難後，手稿連同其他王氏舊藏在同光年間陸續由後人散售。
- 三、1922年10月下旬至11月8日立冬以前，羅振玉在金梁的介紹下，稱貸千金，從北京江氏手中購入八十多冊王家舊藏的手稿、遺文、雜書。翌年1月底羅振玉携同手稿赴滬留交王國維校理，自己則負責書札、奏折、序跋等遺文的編校以及《高郵王氏遺書》的出版。王國維在1923年1月底到1925年3月底整整兩年有多的時間，總共清理出手稿十六種八十冊以及散片若干，同時寫定《釋大》、《方言疏證補》、《古韻二十一部通表》等，由羅振玉刻入1925年11月印行的《高郵王氏遺書》之中。
- 四、羅振玉購入手稿後數月，即有轉售的打算，所謂以藏養藏。最初屬意由劉承幹購買，但最終不了了之。其後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委員馬裕藻從王國維處借去五十冊的韻譜手稿，引起了北大對手稿的注意。1927年6月王國維去世，羅振玉有感於手稿整理後繼無人，加上早有出售打算，於是與北大一拍即合，在1930年把八十多冊手稿中的六十二冊以二千圓售予北大，相當於當時圖書館每月正常經費的三成，作價之昂反映了手稿的價值以及北大對手稿的珍視。
- 五、手稿主要的內容是音韻與訓詁，因此入藏北大後，即由國學門編輯室編輯陸宗達獨力在1930至1934年間對數量最多，合共四十三冊的《韻

譜》、《合韻譜》進行整理。1934年秋，羅常培由中研院史語所借聘到北大國文系，積極推動手稿的整理，並擬以「國立北京大學所藏王念孫手稿影存」為名，分影印、排印兩種出版，最終因為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京淪陷而中止。

六、手稿如實反映了王氏學術論著成書或學術觀點構築的最初形態，沒有傳抄翻刻而出現人為刪改的問題，因此在材料上的價值最為突出，而其具體表現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手稿為研究王氏之學的形成提供了原始材料，當中以王念孫的古韻學研究尤為明顯。其二是手稿提供了《讀書雜誌》以外，王氏一家校釋羣籍成果的新材料，這些材料部分可以與王氏晚年定見之作的《讀書雜誌》互相印證，更有不少校訂古書的意見未見載於《讀書雜誌》之中，值得重視。

手稿由羅振玉購置到入藏北大，十數年間輻輳出民國時期一個又一個以手稿為中心的學術交誼網絡。手稿藉由羅振玉輯印的《高郵王氏遺書》而廣為人知，羅氏在識語之中並無詳細交代整理的來龍去脈，因此手稿百年以來都與羅振玉緊密相扣。但根據本文的考證，王國維在手稿流傳與整理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從1917年王國維在京都羅氏大雲書庫首次見到《廣雅疏證》補校本，1918年充當羅氏購入清儒致二王手簡的橋梁，到1923至1925年獨力校理手稿，揭示精意。八年之間，王國維在發揚高郵王氏之學，乃至於保存王家舊藏上出謀獻策，身體力行，更有補手稿之闕，以成一家之學的構想。例如1923年抄錄《古韻二十一部通表》後萌生「他日當據先生〈至〉〈祭〉二表條例補十九表，附先生書後，以成一家之學」，¹⁶⁰1924年即撰有《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王國維嘗謂「遺稿粲然出於百年之後，亦可謂今日學者之幸矣」。筆者以為手稿在百年之後，得到王國維悉心校理，條例篇目，總其旨要，啟迪後學，亦可謂高郵王氏之幸矣。

¹⁶⁰ 王國維：〈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序錄〉，頁526。

與丁大令若士書

昨承枉顧，有失迎迓，奉讀大著論韻諸篇，精心研綜，志靡遺本韻合韻，條理秩然，不勝佩服之至。弟自去年肝血虧損，左臂左足幾於偏廢，迄今不能出戶，愧不克趨詣尊齋請教，弟向所酌定古韻，凡廿二部，說與大著略同，惟質術分為二部，且質部有去聲，而無平上聲，緝盍二部，則并無去聲。又周頌中無韻之處，不敢強為之韻，此其與大著不同者，謹附簽三十五條，未知是否，仍希高明教正。大著一併繳還，專此謝教，併問日安。不簽三十五條謹錄最要者二十八條。

張氏之書，某所未見，其合緝盍二部為一，非也，而謂無平上之

圖一 清稿本〈與丁大令若士書〉

書朱弁詩經韻考後 乙酉

乾隆戊申冬，章上舍抒思貽選於京師琉璃廠書肆，購得是書，歸永清示余。余於聲韻之學，如甲槩，如捫燭，茫然其未有知也。質之吾友高郵王懷祖侍御，侍御為別白其是非，蓋亦朱氏之諍友矣。朱之生平無所證，其自序謂作於乾隆甲申，甲申余在京師，不聞其姓名，又自署曰西吳，亦南產也。其書未經刊刻，何以流入於北，其學雖不為精奧，要非沉溺於講章八股墨卷中，沒齒而無聞者也。乃就之言，詳加考閱，結撰成篇，以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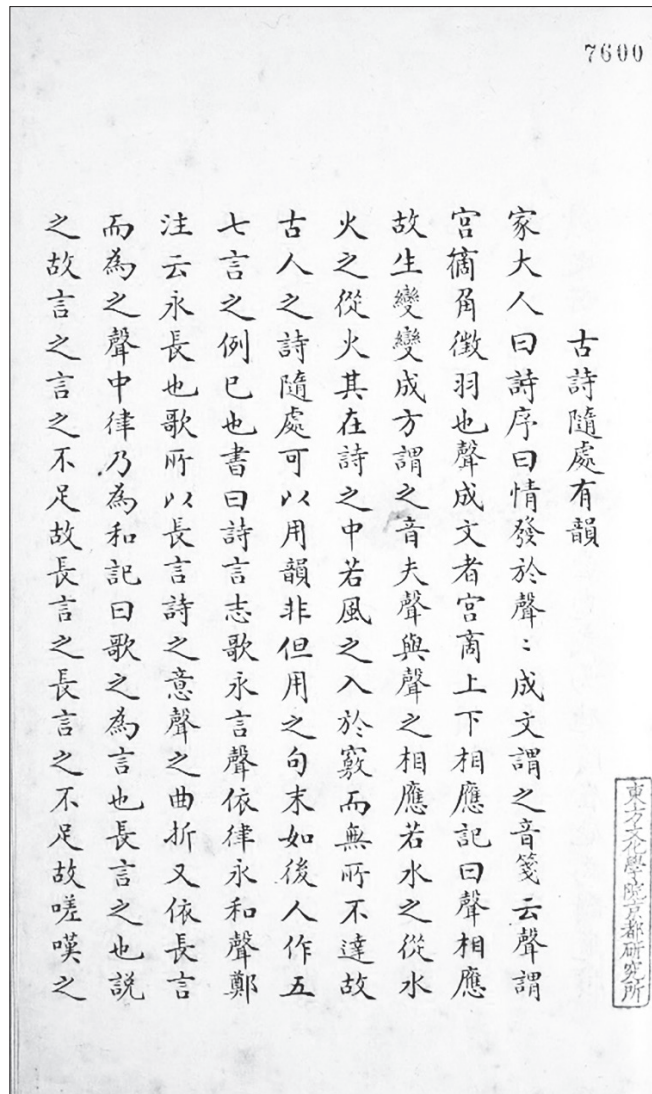
右西吳朱氏弁詩經韻考一冊，計十有二頁，為目二十有一，曰

圖二 清稿本〈書朱弁《詩經韻考》後（己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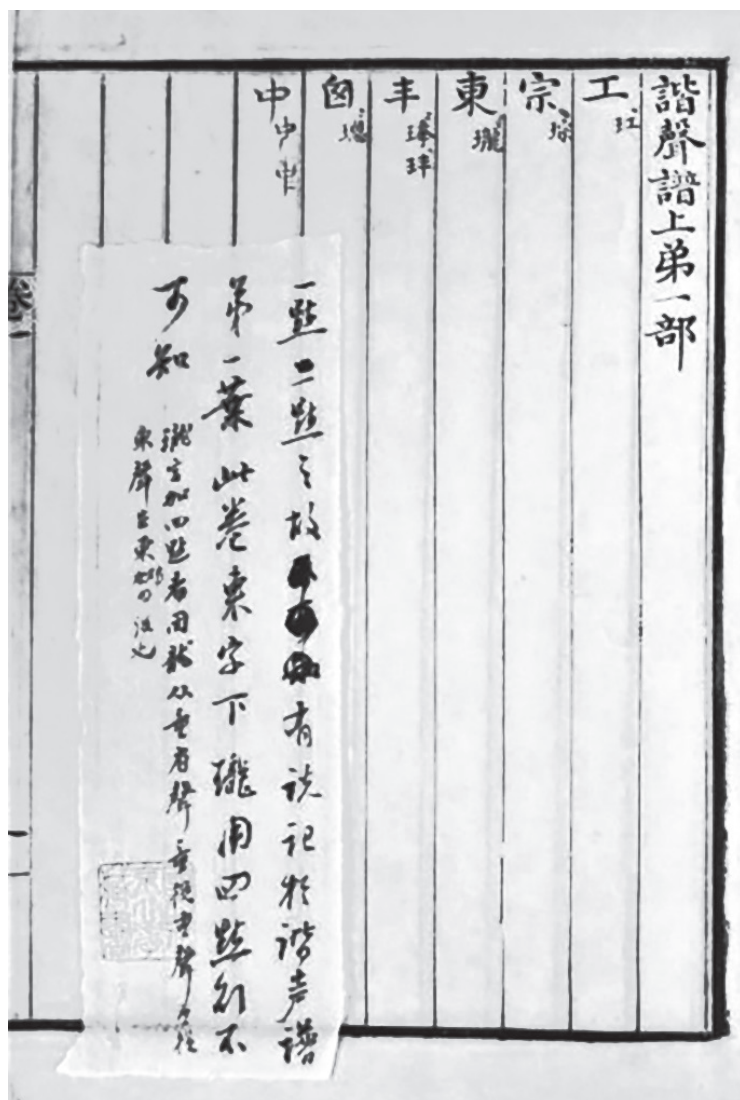
程

按程字古或讀秩書平秩某作史記平秩作平程及楚阿
 以程前匹時又作程說文載從戈呈声即璞山海經巨壽秩
 說文載从大^載聲讀若諸^秩之^載大^秩合持作
 秩之^載從^口至^聲載從^或聲而皆讀為秩則是在古字
 有秩音如
 閱^程廣雅秩程也通作秩又作^籀說文程也又曰^籀程
 之次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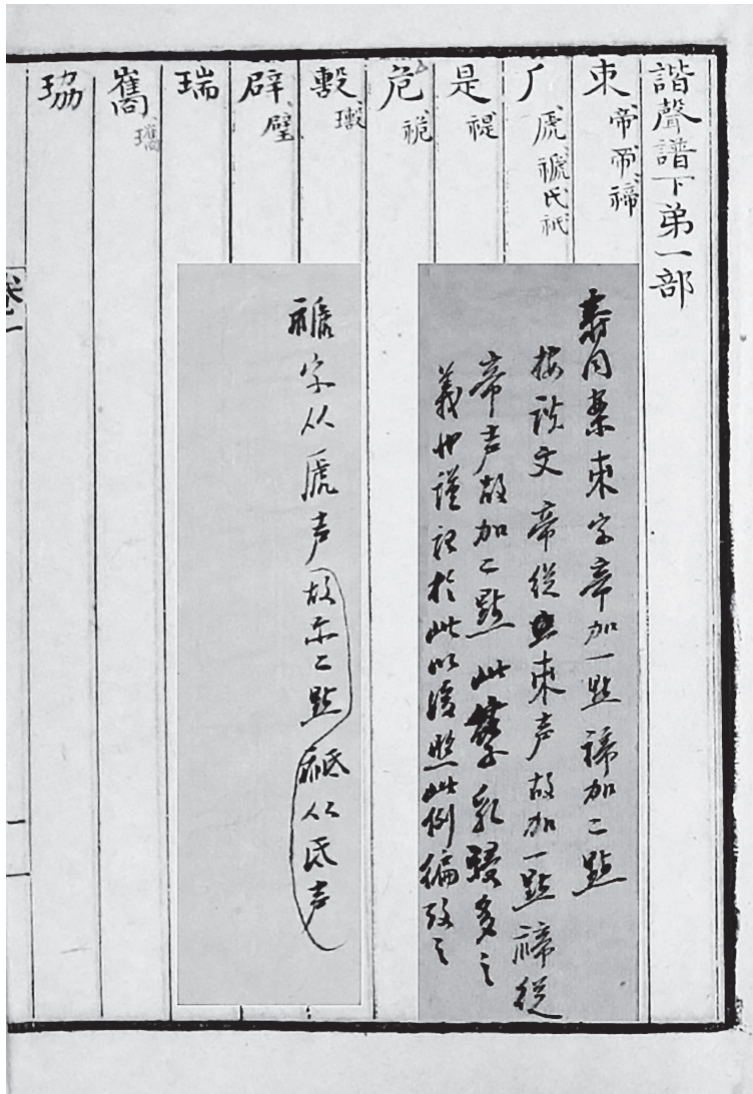
圖三 清稿本王壽同簽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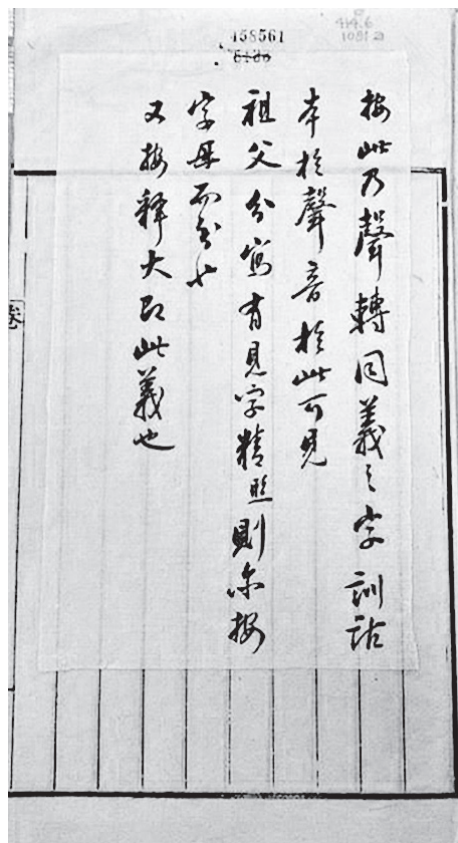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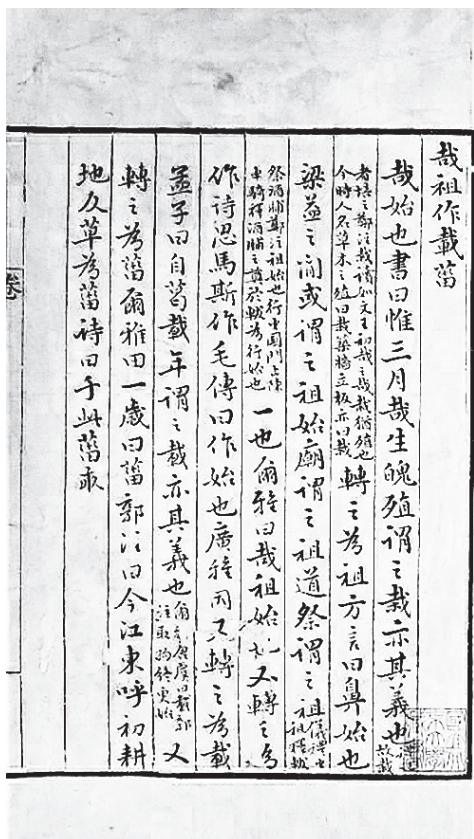
圖四 抄本〈古詩隨處有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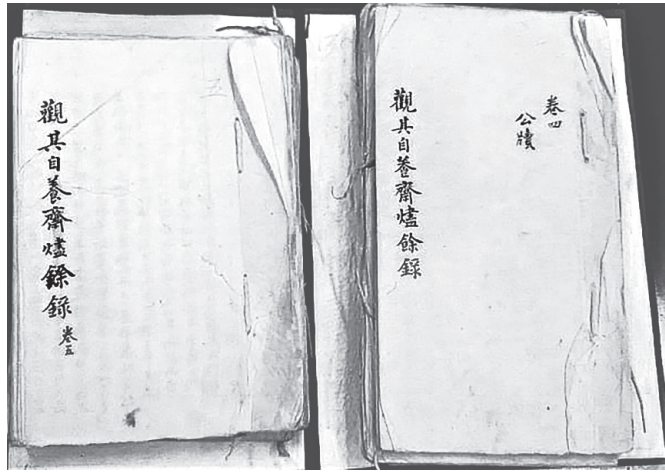
圖五 《諧聲譜》上冊



圖六 《諧聲譜》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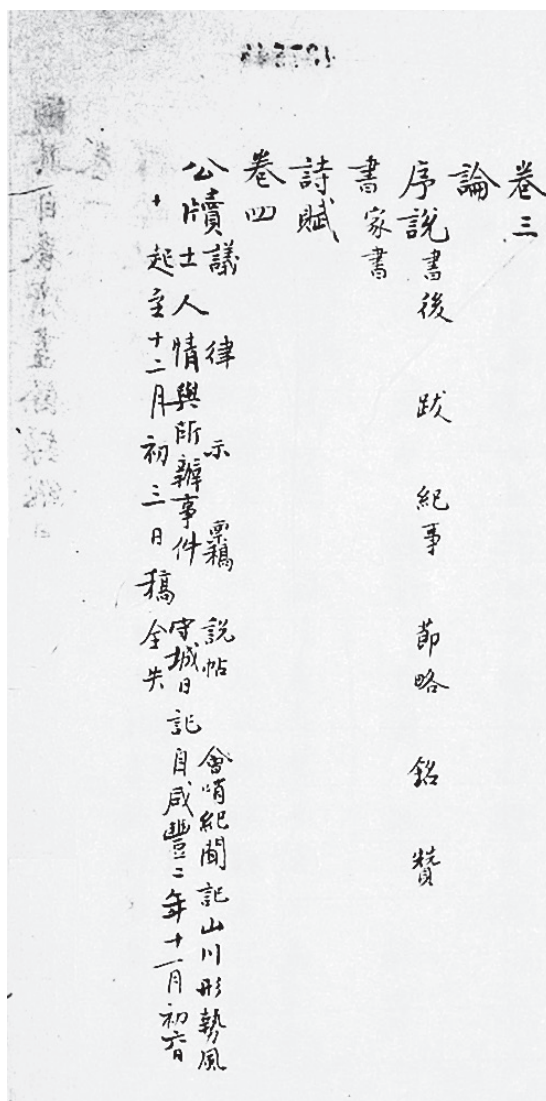
圖七、圖八 《雅詁雜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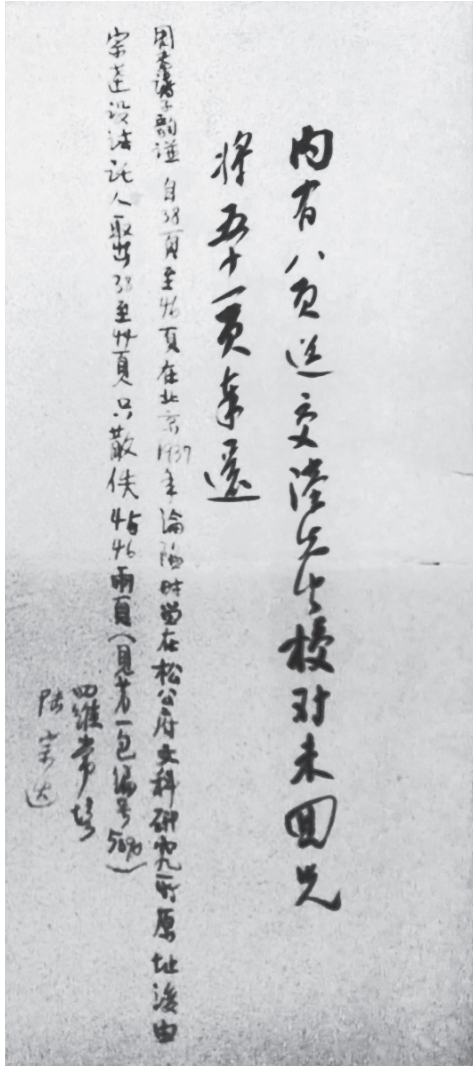
圖九 《觀其自養齋燼餘錄》封面

釋大
釋大七卷先祖年著未刊原成冬十月啟心匠出之屬跌延甫
大令錄不付稱釋欲稱凡例數則以昭著書之旨殊天錄
此書相與究思分部與用圖三故未得一曰張君後余曰昨夜
夢白髯老人語之曰吾之釋大乃轉注之說如干之特角其乃
音歌之轉瓜此乃見官不惟釋大字可他字亦無不可用投
轉類者見有十二攝類若法果有干角款瓜之轉乃就此例不非
之釋大七卷皆分上下上卷是開口下是合口如第一卷凡四圍按
字讀之則曰岡緯系堅是橫讀飲者字又如直讀則曰岡
恒岸漸恒岸漸舛岸漸舛是也按第一上見母開口呼

圖十 《觀其自養齋燼餘錄》「釋大」條



圖十一 《觀其自養齋燼餘錄》總目



圖十二及釋文

內有八頁送交陸先生校對未回，先將五十一頁奉還。

《周秦諸子韻譜》自38頁至46頁，在北京1937年淪陷時留在松公府文科研究所原址。後由宗達設法託人取出38至44頁，只散佚4546兩頁（見第一包編號5090）。

羅常培
陸宗達

九	第三部	巨	爻	了	號	号	泉	貌	兒	弱	雀	勻	盜	躑	堯
---	-----	---	---	---	---	---	---	---	---	---	---	---	---	---	---

局	文	卜	死	業	逐	桌	录	玉	木	蜀	殺	吉	奧	玉	曲
			<small>與十五 部秋別</small>				<small>與十四 部秋別</sm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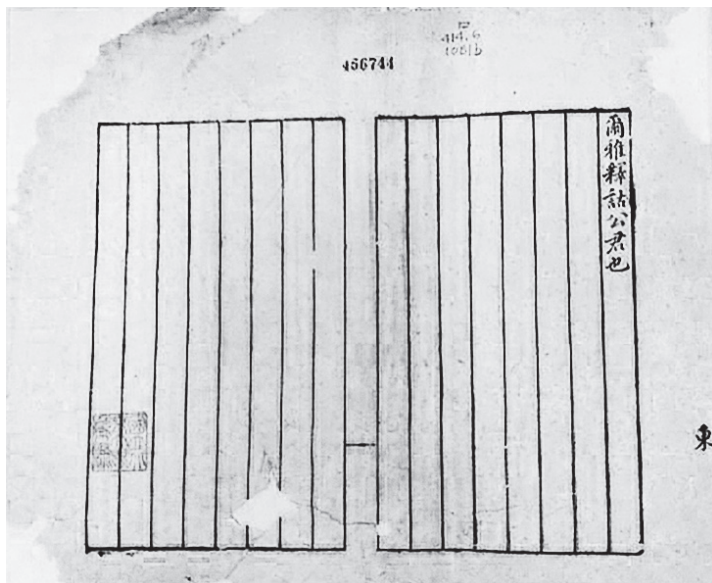
圖十三、圖十四 段玉裁《古十七部諧聲表》抄本

卷之三十四
 蹀躞 三三二一
 不亦為也 三三三三
 步道不為 七 著事不為 五
 怪不感憚大信 十古
 平如初長安南面通為序也九
 存止之友 七
 推修 九
 真到 十一
 真到 十一
 初度 二
 不同在女字下我同四 候上表初七
 蛇蛇 七
 在庚亦不嘔 七
 可其不 七
 大仁細仁 八
 十度為 十 十度為 十 十度為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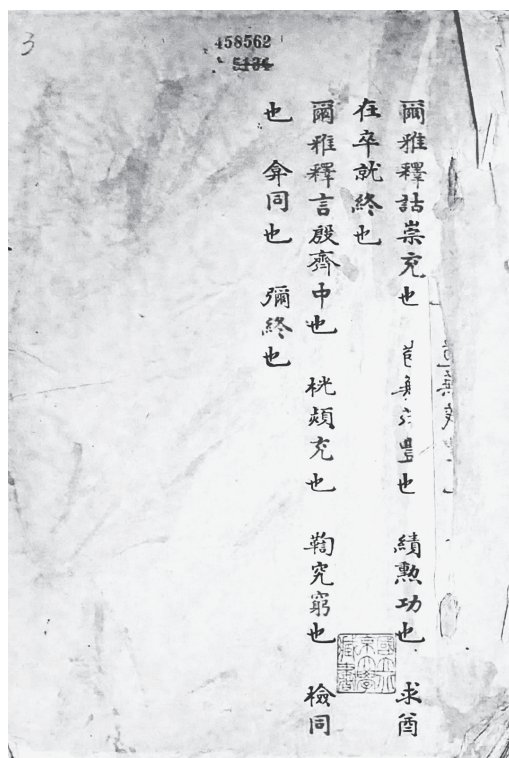
春維維 奔國 六 文下 三 四
 更 P 行 五 祐佳 六 不海 七
 偏習 廿八 九
 火未及 十
 乃下可 而 否 也 十 七
 一 疑 防 三 二
 一 疑 而 際 于 四
 大去 巨 物 五
 大務 P 行 九
 到 大 父 矣 三 三 一

於何 竟 臨 六 四
 中 表 五 皆 三 一
 其 勢 七 二
 其 行 八
 立 人 故 三
 急 可 詩 四
 不 道 久 家 七
 痛 且 死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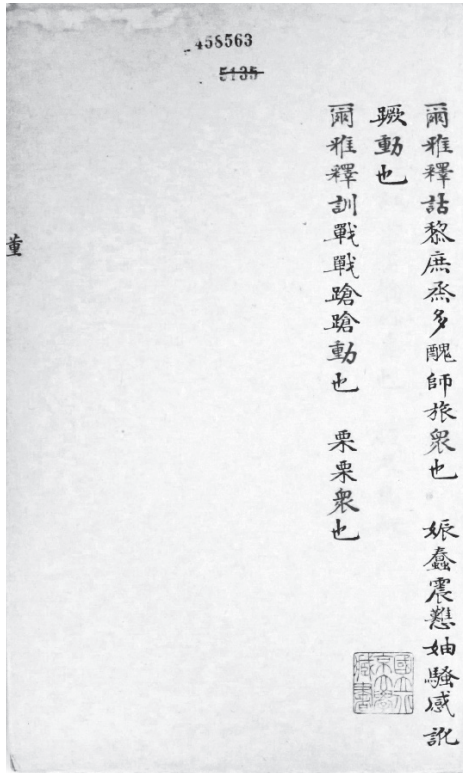
圖十五 《讀書雜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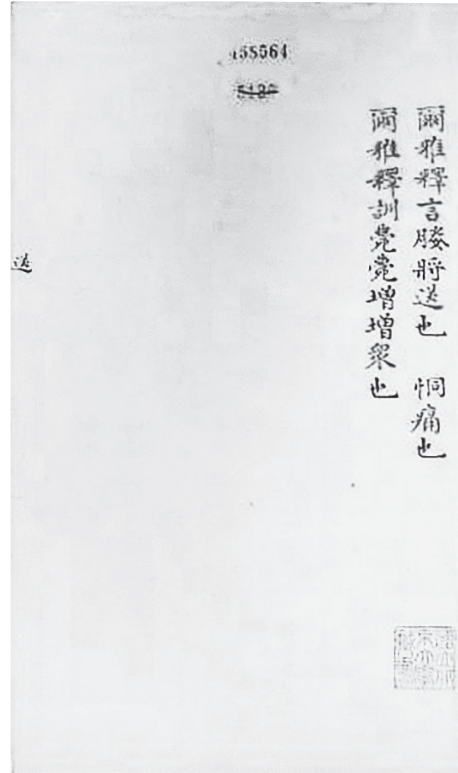
圖十六 《雅詁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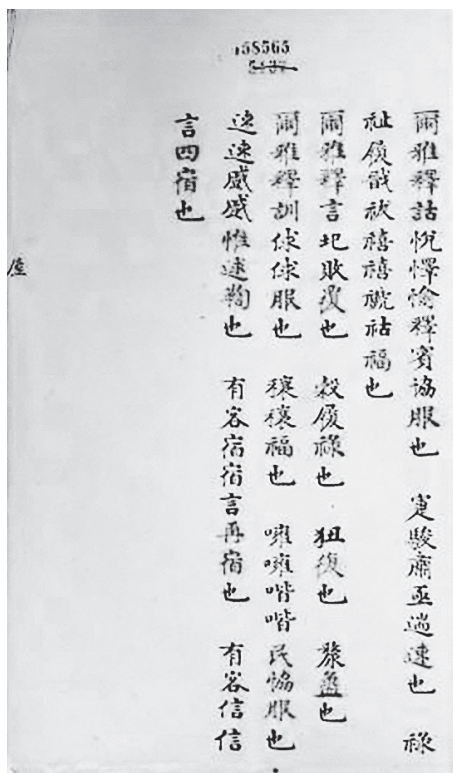
圖十七 《爾雅分韻》第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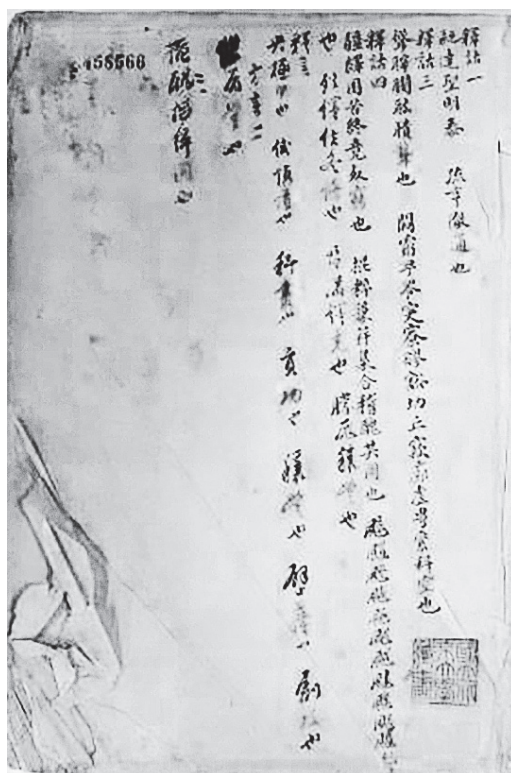
圖十八 《爾雅分韻》第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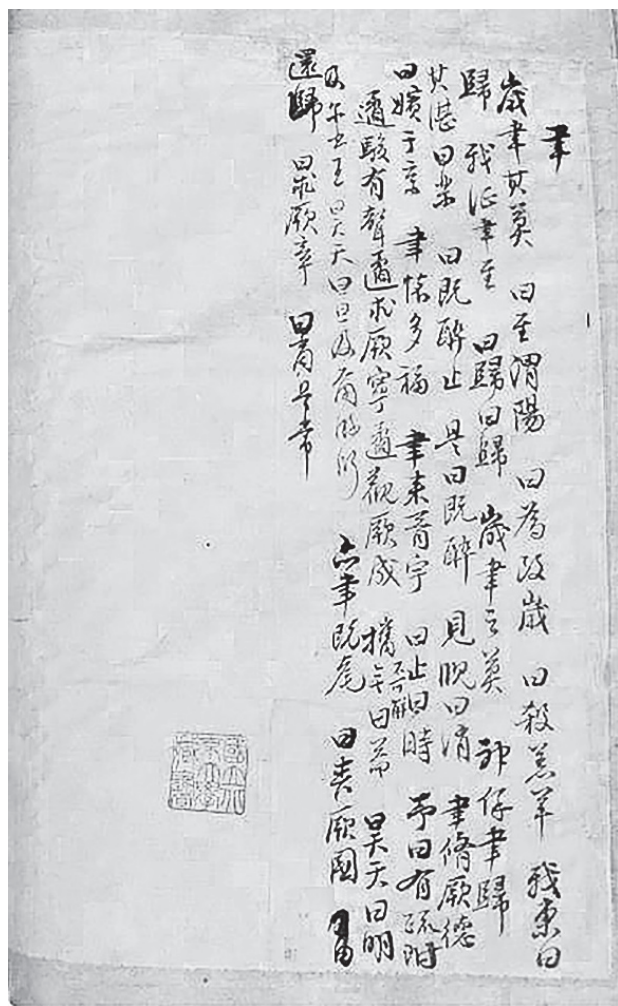
圖十九 《爾雅分韻》第三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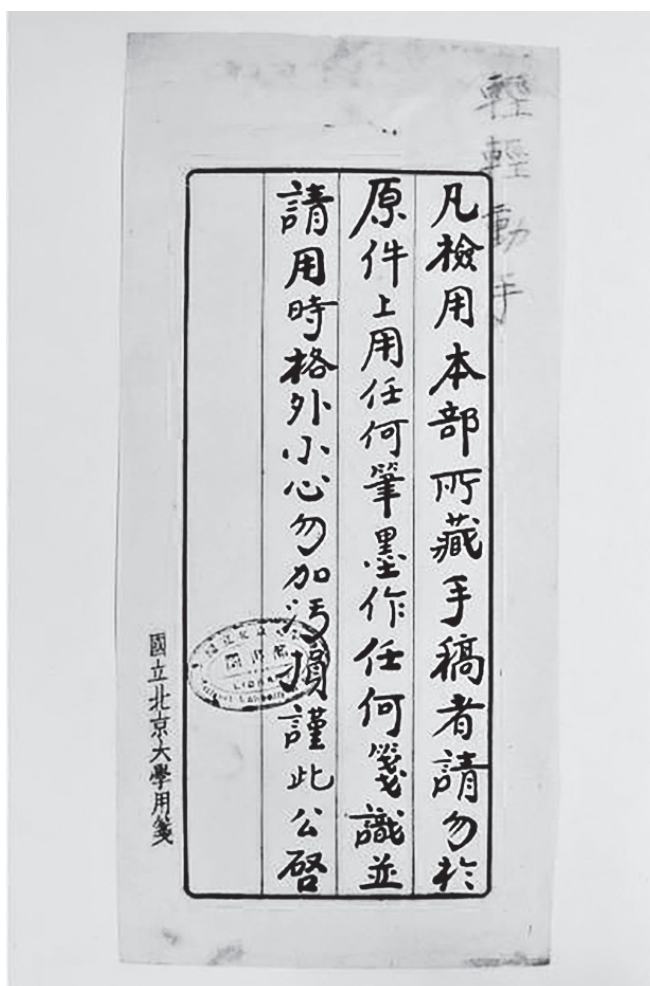
圖二十 《爾雅分韻》第四冊



圖二十一 《方言廣雅小爾雅分韻》



圖二十二 《詩經雜纂》



圖二十三 《讀書雜稿》中「讀者公啟」夾簽

<p>生成元傾<small>老子上篇無有</small></p> <p>盈成<small>孰能清以靜</small></p> <p>靜定<small>不欲以</small></p> <p>清聲<small>形名成</small></p> <p>靜<small>止清靜為天下</small></p> <p>清寧<small>靈盈生貞</small></p> <p>冥精<small>寤多冥</small></p> <p>成生</p>	<p>驚身<small>寵辱多驚</small></p> <p>清生盈</p>	<p>生<small>生開成直生</small></p> <p>生<small>盈管子叔氏高不</small></p> <p>情生<small>生榮</small></p> <p>定<small>正聽敬</small></p> <p>情<small>長其居心</small></p> <p>名<small>民</small></p> <p>恆<small>成</small></p> <p>神<small>文名</small></p> <p>名<small>政</small></p> <p>成<small>情</small></p> <p>聲</p>	<p>生<small>生開成直生</small></p> <p>靜<small>正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曰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small></p> <p>名<small>成</small></p> <p>成<small>成情</small></p> <p>聲</p>	<p>生<small>生開成直生</small></p> <p>靜<small>正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曰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small></p> <p>名<small>成</small></p> <p>成<small>成情</small></p> <p>聲</p>	<p>生<small>生開成直生</small></p> <p>靜<small>正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曰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small></p> <p>名<small>成</small></p> <p>成<small>成情</small></p> <p>聲</p>	<p>生<small>生開成直生</small></p> <p>靜<small>正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曰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small></p> <p>名<small>成</small></p> <p>成<small>成情</small></p> <p>聲</p>	<p>生<small>生開成直生</small></p> <p>靜<small>正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曰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small></p> <p>名<small>成</small></p> <p>成<small>成情</small></p> <p>聲</p>	<p>生<small>生開成直生</small></p> <p>靜<small>正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曰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small></p> <p>名<small>成</small></p> <p>成<small>成情</small></p> <p>聲</p>	<p>生<small>生開成直生</small></p> <p>靜<small>正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曰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small></p> <p>名<small>成</small></p> <p>成<small>成情</small></p> <p>聲</p>	<p>生<small>生開成直生</small></p> <p>靜<small>正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曰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small></p> <p>名<small>成</small></p> <p>成<small>成情</small></p> <p>聲</p>	<p>生<small>生開成直生</small></p> <p>靜<small>正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曰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small></p> <p>名<small>成</small></p> <p>成<small>成情</small></p> <p>聲</p>	<p>生<small>生開成直生</small></p> <p>靜<small>正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曰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small></p> <p>名<small>成</small></p> <p>成<small>成情</small></p> <p>聲</p>
---	---	--	--	--	--	--	--	--	--	--	--	--


<p>子母<small>居於天下而天子</small></p> <p>克<small>革悔</small></p> <p>待<small>使</small></p> <p>使<small>弟</small></p> <p>止<small>己</small></p> <p>止<small>己</small></p> <p>時<small>事</small></p>	<p>右<small>仕己</small></p> <p>右<small>己</small></p> <p>使<small>弟</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右<small>仕己</small></p> <p>右<small>己</small></p> <p>使<small>弟</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右<small>仕己</small></p> <p>右<small>己</small></p> <p>使<small>弟</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右<small>仕己</small></p> <p>右<small>己</small></p> <p>使<small>弟</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右<small>仕己</small></p> <p>右<small>己</small></p> <p>使<small>弟</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右<small>仕己</small></p> <p>右<small>己</small></p> <p>使<small>弟</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右<small>仕己</small></p> <p>右<small>己</small></p> <p>使<small>弟</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右<small>仕己</small></p> <p>右<small>己</small></p> <p>使<small>弟</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右<small>仕己</small></p> <p>右<small>己</small></p> <p>使<small>弟</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右<small>仕己</small></p> <p>右<small>己</small></p> <p>使<small>弟</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右<small>仕己</small></p> <p>右<small>己</small></p> <p>使<small>弟</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p>已<small>紀</small></p>
--	---	---	---	---	---	---	---	---	---	---	---

圖二十四、圖二十五 《周秦諸子韻譜》

靜身老子三十三章 靜命去章 正節新二十二章 今存正作在伊原
 龍興親本收 名存實均三十三章
 名氏晉王修廢篇擇其非名二句 稱名人心術上物國者稱三句 名形名
 名人心術去不得是實六句 負人息篇冒帶之儀四句 身情身情情
 生發發身身句 生成親近篇者三句之四句 命徑幸刑以契之六句 中精
 稱人生生兩業篇凡人三句此六句 靜身聽傾身七句七之篇是目他六句
 刑親成刑發解事三句不書力六句
 稱聲命 稱子 聲空篇
 相真

圖二十六 《周秦諸子合韻譜》

高子
 故國有不眠之民主至不令三句 二二三
 聖人石作古不備分 六 又三三三
 利休友高擲士於兵 四三三 必名者能能律博即入禮記
 體性 三三三 不心行
 原茂於於垂涉 日十
 故學人語之下 十



圖二十七 《讀書雜稿》

徵引書目

一、專書

- 《商子》，收入程榮等輯校：《漢魏叢書》第29冊，上海：涵芬樓，1925年。
- 王引之撰、虞思徵等校點：《經義述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
- 王念孫：《王石臞先生遺文》，收入王念孫等撰、羅振玉輯印：《高郵王氏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 ：《讀書雜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 王念孫等撰：《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收入王念孫等撰、羅振玉輯印：《高郵王氏遺書》。
-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校點：《讀書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王念孫撰、張靖偉等校點：《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王國維、馬衡著，馬思猛輯注：《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書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
-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北：蘭臺出版社，2013年增訂版。
-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繼祖審訂，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
-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稿本叢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 朱強主編：《書城春秋——北京大學圖書館110年紀事》，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2012年。
- 李宗焜編撰：《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年。
- 汪 汲：《事物原會》，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嘉慶元年(1796)古愚山房原刊本。
- 阮 元：《擘經室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編：《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報告》(民國十二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1923年。
-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
- 陸宗達：《《說文解字》同源字新證》，北京：學苑出版社，2019年。

- 溫儒敏主編：《北京大學中文系百年圖史：1910-201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劉承幹：《求恕齋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
- 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收入劉盼遂輯校：《段王學五種》第4冊，北平：來薰閣書店，1936年。
- 劉盼遂輯校：《王石臞文集補編》，收入劉盼遂輯校：《段王學五種》第3冊。
- 劉盼遂輯校：《王伯申文集補編》，收入劉盼遂輯校：《段王學五種》第3冊。
- 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
- 魏徵等編：《羣書治要》，《四部叢刊初編》據涵芬樓藏日本尾張刊本影印，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
- 羅振玉著、羅繼祖主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嚴佐之：《古籍版本學概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二、論文

- 《國學季刊》編輯委員會：〈發刊宣言〉，《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1923年，頁1-16。
- 王國維：〈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序錄〉，《國學季刊》第1卷第3號，1923年，頁521-26。
- 李向群：〈老北大校園變遷回顧〉，《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5年高等教育管理專刊，頁63-73。
- 沈乃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的價值及來源〉，《書俗隅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475-89。
- 張錦少：〈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王念孫《方言疏證補》殘稿王國維鈔本研究〉，《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21輯，2019年7月，頁166-204。
- ：〈近十年新見高郵二王稿抄校本述論——兼論《高郵二王合集》所錄王念孫《管子》校本的來源問題〉，《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23輯，2020年7月，頁243-73。
- ：〈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王念孫《合韻譜》手稿看其合韻理論的得失〉，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主辦，韓國漢陽大學、韓國中國語言學會承辦「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23屆年會」，2015年8月26至28日，未刊稿。

- 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載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寅恪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855-57。
- 陳鴻森：〈阮元刊刻《古韻廿一部》相關故實辨正——兼論《經義述聞》作者疑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3分，2005年，頁427-66。
- 陸宗達：〈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稿後記〉，《國學季刊》第5卷第2號，1935年，頁129-74。
- ：〈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遺稿跋〉，《國學季刊》第3卷第1號，1932年，頁163-74。
- ：〈編輯慧琳《一切經音義引用書索引》之經過二〉，《國學季刊》第6卷第1號，1936年，頁183。
- 陸宗達口述、王寧筆錄並整理：〈我的學、教與研究工作生涯〉，《文獻》1986年第3期，頁79-88。
- 楊力立編：〈羅常培年表〉，載《羅常培文集》編委會編：《羅常培文集》第10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385-421。
- 虞萬里：〈《讀書雜誌》殘稿之啟示〉，《高郵二王著作疑案考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頁5-22。
- ：〈王念孫《廣雅疏證》撰作因緣與旨要〉，《史林》2015年第5期，頁28-37。
- 趙永磊：〈王念孫「古韻二十二部」形成源流考〉，《中國學術年刊》第38期春秋號，2016年3月，頁27-56。
- 趙曉慶：〈北大藏《王念孫手稿》流傳考述〉，《文史哲》2017年第3期，頁135-42、168。
- ：〈北大藏《王念孫手稿》價值述略〉，《文獻》2018年第2期，頁173-82。
- ：〈北大藏王念孫《合韻譜》稿本二種考述〉，《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21輯，2019年7月，頁205-19。
- 蔡元培：〈《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概略》序〉，載北京大學研究所編：《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概畧》，北京：北京大學研究所，1927年，頁1-3。
- 羅常培：〈《國音字母演進史》自序〉，廣東崇正拍賣有限公司拍品「羅常培手稿三頁」，易拍全球：<https://www.epailive.com/goods/14238646>（發布日期：不詳；讀取日期：2020年1月10日）。

北京大學所藏高郵王氏手稿的流布與現狀考實

(提要)

張錦少

王念孫(1744–1832)一生以讀書為樂，以著述為常，在世刊刻的雖然只有《廣雅疏證》、《讀書雜誌》二種，數十年校書之中，卻留下了大量的長編稿草。包括王念孫遺稿在內的王氏數世手稿在1922年由羅振玉(1866–1940)購得，其後大部分轉售北京大學保存至今。由於手稿深藏書庫，經眼的人不多，學界對於百年之間手稿的流布歷程與原件現狀，或沿襲舊說，或語焉不詳，甚至不符事實。筆者自2010年起全面搜討存世高郵王氏稿抄校本，北大所藏王氏手稿亦在其列。在整理手稿的過程中，筆者發現羅振玉與王國維(1877–1927)在1922至1925年之間的十數通書信中透露了大量手稿入藏北大前的重要信息。而數十冊手稿原件則為入藏後的整理過程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證據。本文之撰，為手稿入藏北大前後的流布始末與整理過程，提供了學術史的考察。本文首次通過對實物、書信、日記等原始材料的考證，以年月為中心，還原細節當中涉及的人與事，嘗試梳理出其前因後果，突破過去較為平面的鋪敘模式，並對部分誤說加以辨正。此外，手稿大部分未經印行，原件自2014年起更不予借閱。本文以筆者在2012至2013年間目驗的原件配合書影，考定手稿的撰者、冊數、題名、價值等，如實反映手稿的現狀，作為今後全面研究這批珍貴手稿的張本。

關鍵詞： 王念孫 手稿 王國維 學術史 歷史考證

A Study of the Transmission and Current Status of the Gaoyou Wangs' Manuscripts at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Cheung Kam Siu

Wang Niansun (1744–1832) derived pleasure from reading and wrote scholarly works all his life. Although only two of his books, namely *Guangya Shuzheng* and *Dushu Zazhi*, were published in his lifetime, numerous lengthy manuscripts of his collation works over the decades remained. In 1922, the manuscripts of Wang and generations of his family were purchased by Luo Zhenyu (1866–1940), most of which were later resold to Peking University and have remained there to this day. Given that the manuscripts are preserved carefully in the library, only a few people have been able to examine them. Consequently, when discussing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manuscripts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s, scholars have been generally following their predecessors' ideas or vaguely addressing the issue with claim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acts at all. Since 2010, the author has comprehensively collected the extant collated works of Gaoyou Wangs', including the aforementioned manuscripts at Peking University. While organizing the materials, the author discovered that a number of letters between Luo Zhenyu and Wang Guowei (1877–1927) in 1922–1925 contained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manuscripts before they were acquired by the university. The dozens of volumes of original documents also provided precious physical evidence of the traces of collation after the acquisi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detailed docum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ransmission and collating process of Wangs' manuscripts before and after their accession into Peking University's col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 By means of a textual research on raw materials such as the original manuscripts, letters, and diari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restore the historical details regarding the people involved and incidents occurr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nd retrace

the cause and consequences thereof, so as to break through the relatively two-dimensional mode of narrative adopted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rectify the erroneous conclusion they have drawn. With a view to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manuscripts have not been published and the original documents have been unavailable for viewing since 2014,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uthorship, quantity, titles and value of the manuscripts based on the author's first-hand inspection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s in 2012–2013, as well as the photocopies obtained then. It offers an accurate account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manuscripts, establishing a foundation for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se valuable manuscript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Wang Niansun manuscript Wang Guowei academic history
historical empirical research